

泰州志

卷首

天章

江南揚州府泰州知州加二級臣褚世暄恭紀

聖祖仁皇帝御書

先師殿匾額

萬世師表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

皇上御書

先師殿匾額

生民未有

雍正三年八月

泰州志

卷首

一

聖諭廣訓序

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記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此皆以敦本崇實之道爲牖民覺世之模法莫良焉意莫厚焉我

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德洋恩普仁育萬物義正萬民六十年來宵衣旰食祇期薄海內外興仁講義革薄從忠共成親遜之風永享昇平之治故特頒上諭十六條曉諭八旗及直省兵民人等自綱常名教之際以至於畊桑作息之間本末精粗公

泰州志

卷首

一一

私鉅細凡民情之所習皆

睿慮之所周視爾編氓誠如赤子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萬世守之莫能易也朕纘承大統

臨御兆人以

聖祖之心爲心以

聖祖之政爲政夙夜黽勉率由舊章惟恐小民遵信奉

行久而或怠用申誥誠以示提撕謹將

上諭十六條尋繹其義推行其文共得萬言名曰

聖諭廣訓旁徵遠引往復周詳意取顯明語多直樸無

非奉

先志以啟後人使群黎百姓家諭而戶曉也願爾兵民
等仰體

聖祖正德厚生之至意勿視爲條教號令之虛文共勉
爲謹身節用之庶人盡除夫浮薄囂凌之陋習
則風俗醇厚家室和平在朝廷德化樂觀其成
爾後嗣子孫並受其福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
理豈或爽哉

雍正二年二月初二日

第一條

敦孝弟以重人倫

泰州志

卷首

三

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法

祖尊

親孝思不匱

欽定孝經衍義一書衍釋經文義理詳貫無非孝治天
下之意故

聖諭十六條首以孝弟開其端朕丕承鴻業追維
往訓推廣立教之思先申孝弟之義用是與爾兵民人
等宣示之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人
不知孝父母獨不思父母愛子之心平方其未

離懷抱饑不能自哺寒不能自衣爲父母者審音聲察形色笑則爲之喜啼則爲之憂行動則跬步不離疾痛則寢食以廢以養以教至於成人復爲授家室謀生理百計經營心力俱瘁父母之德實同昊天罔極人子欲報親恩於萬一自當內盡其心外竭其力謹身節用以勤服勞以隆孝養毋博奕飲酒毋好勇鬪狠毋好貨財私妻子縱使儀文未備而誠慤有餘推而廣之如曾子所謂居處不莊非孝事君不忠非孝泣官不敬非孝朋友不信非孝戰陣無勇非孝皆

孝子分內之事也至若父有冢子稱曰家督弟有伯兄尊曰家長凡日用出入事無大小衆子弟皆當咨稟焉飲食必讓語言必順步趨必徐行坐立必居下凡以明弟道也夫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况同氣之人乎故不孝與不弟相因事親與事長並重能爲孝子然後能爲悌弟能爲孝子悌弟然後在田野爲循良之民在行間爲忠勇之士爾兵民亦知爲子當孝爲弟當悌所患習焉不察致自離於人倫之外若能痛自愧悔出於心之至誠竭其力

之當盡由一念孝弟積而至於念念皆然勿尚
虛文勿畧細行勿沽名而市譽勿謹始而怠終
孝弟之道庶克敦矣夫不孝不弟國有常刑然
顯然之跡刑所能防隱然之地法所難及設不
知愧悔自陷匪僻朕心深爲不忍故丁寧告誡
庶爾兵民咸體朕意感發興起各盡子弟之職
於戲聖人之德本於人倫堯舜之道不外孝弟
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兵民
其毋視爲具文焉

六百三十字

第二條

泰州志

卷首

五

篤宗族以昭雍睦

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是帝堯首以睦族示
教也禮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明人道必
以睦族爲重也夫家之有宗族猶水之有分派
木之有分枝雖遠近異勢疎密異形要其本源
則一故人之待其宗族也必如身之有四肢百
體務使血脉相通而疴癢相關周禮本此意以
教民著爲六行曰孝曰友而繼曰睦誠古今不
易之常道也我

聖祖仁皇帝旣諭爾等以敦孝弟重人倫卽繼之日篤

宗族以昭雍睦蓋宗族由人倫而推雍睦未昭
卽孝弟有所未盡朕爲爾兵民詳訓之大抵宗
族所以不篤者或富者多吝而無解推之德或
貧者多求而生缺望之思或以貴凌賤而勢利
汨其天親或以賤驕人而忿傲施於骨肉或貨
財相競不念袒免之情或意見偶垂頓失宗親
之義或偏聽妻孥之淺識或誤中讒慝之虛詞
因而詬誶傾排無所不至非惟不知雍睦抑且
忘爲宗族矣爾兵民獨不思子姓之衆皆出祖
宗一人之身柰何以一人之身分爲子姓遽相

視爲途人而不顧哉昔張公藝九世同居江州
陳氏七百口共食凡屬一家一姓當念乃祖乃
宗寧厚毋薄寧親勿疎長幼必以序相洽尊卑
必以分相聯喜則相慶以結其綢繆戚則相憐
以通其緩急立家廟以薦烝嘗設家塾以課子
弟置義田以贍貧乏修族譜以聯疎遠卽單姓
寒門或有未逮亦各隨其力所能爲以自篤其
親屬誠使一姓之中秩然藹然父與父言慈子
與子言孝兄與兄言友弟與弟言恭雍睦昭而
孝弟之道愈敦有司表爲仁里君子稱爲義門

天下推爲望族豈不美哉若以小過而隳宗支以微嫌而傷親愛以侮慢而違遜讓之風以偷薄而虧敦睦之誼古道之不存卽爲國典所不恕爾兵民其交相勸勵共體祖宗慈愛之心常切水源木本之念將見親睦之俗成於一鄉一邑雍和之氣達於薄海內外諸福咸臻太平有象胥在是矣可不勗歟

第三條

和鄉黨以息爭訟

古者五族爲黨五州爲鄉睦婣任恤之教由來

泰州志

卷首

七

尚矣顧鄉黨中生齒日繁比閭相接睚眦小失狎昵微嫌一或不誠凌競以起遂至屈辱公庭委身法吏負者自覺無顏勝者人皆側目以里巷之近而舉動相猜報復相尋何以爲安生業長子孫之計哉

聖祖仁皇帝憫人心之好競思化理之貴淳特布訓於鄉黨曰和所以息爭訟於未萌也朕欲咸和萬民用是申告爾等以敦和之道焉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言不和之漸起於細微也易訟之象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言息訟貴絕其端也是

故人有親疎概接之以溫厚事無大小皆處之以謙冲毋恃富以侮貧毋挾貴以凌賤毋飾智以欺愚毋恃強以凌弱談言可以解紛施德不必望報人有不及當以情恕非意相干當以理遣此既有包容之度彼必生愧悔之心一朝能忍鄉里稱爲良善小忿不爭閭黨推其長厚鄉黨之和其益大矣古云非宅是卜惟鄰是卜緩急可恃者莫如鄉黨務使一鄉之中父老子弟聯爲一體安樂憂患視同一家農商相資工賈相讓則民與民和訓練相習汛守相助則兵與

兵和兵出力以衛民民務養其力民出財以贍兵兵務恤其財則兵與民交相和由是而簞食豆羹爭端不起鼠牙雀角速訟無因豈至結怨耗財廢時失業甚且破產流離以身殉法而不悟哉若夫巨室耆年鄉黨之望膠庠髦士鄉黨之英宜以和輯之風爲一方表率而奸頑好事之徒或詭計挑唆或橫行嚇詐或貌爲洽比以煽誘或假託公言而把持有一於此里閭靡寧鄉論不容國法具在爾兵民所當謹凜者也夫天下者鄉黨之積也爾等誠遵

聖祖之懿訓尚親睦之淳風孝弟因此而益敦宗族因此而益篤里仁爲美比戶可封訟息人安延及

世世協和遍於萬邦太和蒸於宇宙朕與爾兵

民永是賴焉

六百五字

第四條

重農桑以足衣食

朕聞養民之本在於衣食農桑者衣食所由出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古者天子親耕后親桑躬爲至尊不憚勤勞爲天下倡凡爲兆姓圖其本也夫衣食之道生於地

泰州志

卷首

九

長於時而聚於力本務所在稍不自力坐受其困故勤則男有餘粟女有餘帛不勤則仰不足事父母俯不足畜妻子其理然也彼南北地土雖有高下燥濕之殊然高燥者宜黍稷下溼者宜秔稻食之所出不同其爲農事一也樹桑養蠶除江浙四川湖北外餘省多不相宜然植麻種棉或績或紡衣之所出不同其事與樹桑一也願吾民盡力農桑勿好逸惡勞勿始勤終惰勿因天時偶歉而輕棄田園勿慕奇贏倍利而輒改故業苟能重本務雖一歲所入公私輸用

而外羨餘無幾而日積月累以至身家饒裕子孫世守則利賴無窮不然而舍本逐末豈能若是之綿遠乎至爾兵隸在戎伍不事農桑試思月有分給之餉倉有支放之米皆百姓輸納以散給爾等各贍身家一絲一粟莫不出自農桑爾等既享其利當彼此相安多方捍衛使農桑俱得盡力爾輩衣食永遠不匱則亦重有賴焉若地方文武官僚俱有勸課之責勿奪民時勿妨民事浮惰者懲之勤苦者勞之務使野無曠土邑無游民農無捨其耒耜婦無休其蠶織卽

至山澤園圃之利雞豚狗彘之畜亦皆養之有道取之有時以佐農桑之不逮庶幾克勤本業而衣食之源溥矣所慮年穀豐登或忽於儲蓄布帛充贍或侈於費用不儉之弊與不勤等甚且貴金玉而忽菽粟工文繡而廢蠶桑相率爲紛華靡麗之習尤爾兵民所當深戒者也自古盛王之世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享庶富之盛而致教化之興其道胥由乎此我聖祖仁皇帝念切民依嘗刊耕織圖頒行中外所以敦本阜民者甚至朕仰惟

聖諭念民事之至重廣爲詮解勸爾等力于本務余一

人衣租食稅願與天下共飽煖也

六百三十八字

第五條

尚節儉以惜財用

人生不能一日而無用卽不可一日而無財然必留有餘之財而後可供不時之用故節儉尚焉夫財猶水也節儉猶水之蓄也水之流不蓄則一洩無餘而水立涸矣財之流不節則用之無度而財立匱矣我

聖祖仁皇帝躬行節儉爲天下先休養生息海內殷富

泰州志

卷首

十一

猶兢兢以惜財用示訓蓋自古民風皆貴乎勤儉然勤而不儉則十夫之力不足供一夫之用積歲所藏不足供一日之需其害爲更甚也夫兵丁錢糧有一定之數乃不知撙節衣好鮮麗食求甘美一月費數月之糧甚至稱貸以遂其欲子母相權日復一日債深累重饑寒不免農民當豐收之年倉箱充實本可積蓄乃酬酢往來率多浮費遂至空虛夫豐年乃至空虛荒歉必至窮困亦其勢然也似此之人國家未嘗減其一日之糧天地未嘗不與以自然之利究至

啼饑號寒困苦無告者皆不節儉所至更或祖宗勤苦儉約日積月累以致充裕子孫承其遺業不知物力艱難任意奢侈誇耀里黨稍不如人卽以爲耻曾不轉盼遺產立盡無以自存求如貧者之子孫并不可得於是寡廉鮮耻靡所不至弱者餓殍溝壑強者作慝犯刑不儉之害一至於此易曰不節若則嗟若蓋言始不節儉必至嗟悔也爾兵民當凜遵

聖訓繹思不忘爲兵者知月糧有定與其至不足而冀格外之賞孰若留有餘以待可繼之糧爲民者

泰州志

卷首

十一

知豐歉無常與其但顧朝夕致貧窶之可憂孰若留貯將來爲水旱之有備大抵儉爲美德寧以固陋貽譏禮貴得中勿以驕盈致敗衣服不可過華飲食不可無節冠婚喪祭各安本分房屋器具務取素樸卽歲時伏臘斗酒娛賓從俗從宜歸于約省爲天地惜物力爲朝廷惜恩膏爲祖宗惜往日之勤勞爲子孫惜後來之福澤自此富者不至於貧貧者可至於富安居樂業含哺鼓腹以副朕阜俗誠民之至意孝經有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爾兵民其

身體而力行之

六百四十三字

第六條

隆學校以端士習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固無人不在所教之中專其督率之地董以師儒之官所以成人材而厚風俗合秀頑強懦使之歸於一致也我

聖祖仁皇帝壽考作人特隆學校凡所以養士之恩教士之法無不備至蓋以士爲四民之首人之所以待士者重則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可輕士

泰州志

卷首

十三

習端而後鄉黨視爲儀型風俗由之表率務令以孝弟爲本材能爲末器識爲先文藝爲後所讀者皆正書所交者皆正士確然於禮義之可守惕然於廉耻之當存唯恐立身一敗致玷宮牆唯恐名譽雖成負慙衾影如是斯可以爲士否或躁競功利干犯名教習乎異端曲學而不知大道驚乎放言高論而不事躬行問其名則是考其實則非矣昔胡瑗爲教授學者濟濟有成文翁治蜀中子弟由是大化故廣文一官朕特飭吏部悉以孝廉明經補用凡以爲興賢育

才化民成俗計也然學校之隆固在司教者有
整齊嚴肅之規尤在爲士者有愛惜身名之意
士品果端而後發爲文章非空虛之論見之施
爲非浮薄之行在野不媿名儒者在國卽爲良
臣所係顧不重哉至於爾兵民恐不知學校之
爲重且以爲與爾等無與不思身雖不列於庠
序性豈自外於倫常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
以孝弟之義又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則
學校不獨所以教士兼所以教民若黌宮之中
文武並列雖經義韜畧所習者不同而入孝出

弟人人所當共由也士農不異業力田者悉能
敦本務實則農亦士也兵民無異學卽戎者皆
知敬長愛親則兵亦士也然則庠序者非爾兵
民所當隆重者乎端人正士者非爾兵民所當
則倣者乎孰不有君臣父子之倫孰不有仁義
禮智之性勿謂學校之設止以爲士各宜以善
相勸以過相規嚮風慕義勉爲良善則氓之蚩
蚩亦可以禮義爲耕耘耜武夫亦可以詩書
爲甲冑一道同風之盛將復見於今日矣

第七條

黜異端以崇正學

朕惟欲厚風俗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先端學術
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惟此倫常日用之道爲
智愚之所共由索隱行怪聖賢不取易言蒙以
養正聖功以之書言無偏無頗無反無側王道
以之聖功王道悉本正學至於非聖之書不經
之典驚世駭俗紛紛籍籍起而爲民物之蠹者
皆爲異端所宜屏絕凡爾兵民愿謹淳朴者固
多間或迷於他岐以無知而罹罪戾朕甚憫之

自古三教流傳儒宗而外厥有仙釋朱子曰釋
氏之教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個心老
氏之教只是要存得一個神氣此朱子持平之
言可知釋道之本指矣自游食無籍之輩陰竊
其名以壞其術大率假災祥禍福之事以售其
誕幻無稽之談始則誘取貨財以圖肥已漸至
男女混淆聚處爲燒香之會農工廢業相逢多
語怪之人又其甚者奸回邪慝竄伏其中樹黨
結盟夜聚曉散干名犯義惑世誣民及一旦發
覺徵捕株連身陷囹圄累及妻子教主已爲罪

魁福緣且爲禍本如白蓮聞香等教皆前車之鑒也又如西洋教宗天主亦屬不經因其人通曉曆數故國家用之爾等不可不知也夫左道惑衆律所不宥師巫邪術邦有常刑朝廷立法之意無非禁民爲非導民爲善黜邪崇正去危就安爾兵民以父母之身生太平無事之日衣食有賴俯仰無憂而顧殊恒性而卽匪彝犯王章而干國憲不亦愚之甚哉我

聖祖仁皇帝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藝極陳常煌煌大訓所以爲世道人心計者至深遠矣爾兵民等宜

泰州志

卷首

十六

仰體

聖心祇遵

聖教擴斥異端直如盜賊水火且水火盜賊害止及身異端之害害及人心心之本體有正無邪苟有主持自然不惑將見品行端方諸邪不能勝正家庭和順遇難可以成祥事親孝事君忠盡人事者卽足以集天休不求非分不作非爲敦本業者卽可以迓神慶爾服爾耕爾講爾武安布帛菽粟之常遵蕩平正直之化則異端不待驅

而自息矣

六百四十字

第八條

講法律以儆愚頑

法律者帝王不得已而用之也法有深意律本人情明其意達其情則囹圄可空訟獄可息故懲創於已然不若警惕於未然之爲得也周禮州長黨正族師皆於月吉屬其民而讀法大司寇懸象刑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知所嚮方今國家酌定律例委曲詳明昭示兵民俾各凜成憲遠於罪戾意甚厚也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洽於兆民而於刑罰尤惓惓致

泰州志

卷首

十七

意朕臨御以來體好生之德施欽恤之恩屢頒赦款詳審爰書庶幾大化翔洽刑期無刑又念爾爲民者生長草野習於顛蒙爲兵者身隸戎行易逞強悍每至誤觸王章重干憲典因之特申訓誡警醒愚頑爾等幸際昇平休養生息均宜循分守禮以優游於化日舒長之世平居將頒行法律條分縷析講明意義見法知懼觀律懷刑如知不孝不弟之律自不敢爲蔑倫亂紀之行知鬪毆攘奪之律自不敢逞囂凌強暴之氣知奸淫盜竊之律自有以遏其邪僻之心知

越訴誣告之律自有以革其健訟之習蓋法律千條萬緒不過準情度理天理人情心所同具心存於情理之中身必不陷於法律之內且爾兵民性縱愚頑或不能通曉理義未必不愛惜身家試思一陷法網百苦備嘗與其宛轉呼號思避罪於箠楚之下何如洗心滌慮早悔過於清夜之間與其傾貲蕩產求減毫末而國法究不能逃何如改惡遷善不犯科條而身家可以長保倘不自警省偶罹於法上辱父母下累妻孥鄉黨不我容宗族不我齒卽或邀恩幸免而

身敗行虧已不足比於人數追悔前非豈不晚哉朕聞居家之道爲善最樂保身之策安分爲先勿以惡小可爲有一惡卽有一法以相治勿以罪輕可玩有一罪卽有一律以相懲惟時時以三尺自凜人人以五刑相規懼法自不犯法畏刑自可免刑匪僻潛消爭競不作愚者盡化爲智頑者悉變爲良民樂田疇兵安營伍用臻刑措之治不難矣

六百三十二字

第九條

明禮讓以厚風俗

漢儒有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綱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恒隨厥情欲故謂之俗其間淳漓厚薄難以強同奢儉質文不能一致是以聖人制爲禮以齊之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蓋禮爲天地之經萬物之序其體至大其用至廣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尊卑貴賤非禮不定冠婚喪祭非禮不備郊廟燕饗非禮不行是知禮也者風俗之原也然禮之用貴於和而禮之實存乎讓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又曰先之以敬讓而

民不爭使徒習乎繁文縟節而無實意以將之則所謂禮者適足以長其浮僞滋其文飾矣夫禮之節文爾兵民或未盡習禮之實意爾兵民皆所自具卽如事父母則當孝養事長上則當恭順夫婦之有倡隨兄弟之有友愛朋友之有信義親族之有欵洽此卽爾心自有之禮讓不待外求而得者也誠能和以處衆卑以自牧在家庭而父子兄弟底於肅雍在鄉黨而長幼老弱歸於親睦毋犯囂凌之戒毋蹈縱恣之愆毋肆一念之貪遂成攘奪毋逞一時之忿致啟紛

爭毋因貧富異形有蔑視之意毋見強弱異勢
起迫脅之心各戒澆漓共歸長厚則循於禮者
無悖行敦於讓者無競心藹然有恩秩然有義
黨庠術序相率爲俊良農工商賈不失爲醇樸
卽韜鈴介冑之士亦被服乎禮樂詩書以潛消
其剽悍桀驚豈非太和之氣大順之徵乎書曰
謙受益滿招損古語又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
終身讓畔不失一段可知禮讓之有得而無失
也如此朕願爾兵民等聆

聖祖之訓而返求之於一身爾能和其心以待人則不

泰州志

卷首

二十一

和者自化爾能平其情以接物則不平者亦孚
一人倡之衆人從之一家行之一里效之由近
以及於遠由勉以至於安漸仁摩義俗厚風淳
庶不負諄諄誥誥誠之意哉

六百零
六字

第十條

務本業以定民志

朕惟上天生民必各付一業使爲立身之本故
人之生雖智愚不同強弱異等莫不擇一業以
自處居此業者皆有本分當爲之事籍以有利
於身籍以有用於世幼而習焉長而安焉不見

異物而遷焉此孟子之所謂恒產卽

聖祖仁皇帝之所謂本業也維茲本業實爲先務凡爲士農爲工商以及軍伍業雖不同而務所當務則同也夫身之所習爲業心之所嚮爲志所習旣專則所嚮自定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蓋業與志本相須而成也但恐日久而生厭舍舊而圖新或爲浮言所動或因際遇未通一念游移半途而廢作非分之營求生意外之妄想究之朝夕營求不恒其德資生寡策歷久無成而志遂以荒而業遂以廢矣夫業每荒於嬉而必

泰州志

卷首

二十一

精於勤志貴奮於始而尤勵於終朕樂觀爾之成不忍見爾之廢也爲士者謹身修行矻矻窮年服習詩書敦崇禮讓退爲有本之學進爲有用之才爲農者春耕秋斂不失其時撙節愛養不愆於度先事以備水旱如期而輸稅糧使地無餘利人無餘力工則審四時飭六材日省而月試居肆而事成商則通有無權貴賤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務體公平勿蹈欺詐若夫身列行陣行陣卽其業也弓馬騎射操練之必精步伐止齊演習之必熟屯田則事墾闢守汛則嚴刁

斗備邊則險要之宜知防海則風濤之宜悉庶
幾無負本業矣夫天下無易成之業而亦無不
可成之業各守乃業則業無不成各安其志則
志無旁鶩毋相侵擾毋敢怠荒寧習於勤劬勿
貪夫逸樂寧安於樸守勿事乎紛華熙熙然士
食舊德農服先疇工利器用商通貨財兵資捍
衛各盡乃職各世其業上以繼祖宗之傳下以
子孫之緒富庶豐亨游於光天化日之下以
仰答

聖祖誥誠之殷懷以克副朕休養之至意顧不共享其

泰州志

卷首

二十一

福歟

六百字

第十一條

訓子弟以禁非爲

從來教萬民訓子弟黨正族師月吉讀法歲時
校比師田行役則合卒伍而簡兵器朝夕誥誠
人知自愛不敢偶蹈於非休哉何風之隆歟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弘保赤之仁廣教家之治
深仁厚澤休養生息以至於今朕纘承大統仰
體

聖祖子惠元元之心無日不以爾百姓爲念尤無日不

以爾百姓之子弟爲念也人生十年日幼學二十日弱冠血氣未定知識漸開訓導懲戒之方莫切於此大凡子弟之率不謹皆由父兄之教不先所恃爲父兄者啟其德性遏其邪心

器識謹其嗜好至於愛親敬長之念人所固有爾父兄誠能明示其訓俾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端其本則大倫明而干紀犯分之咎自鮮矣夫士農工商各有傳業軍士之家世習技勇其人之淑慝邪正必自爲子弟之日始語云少成若天性習慣

成自然民間非爲之事漸漬成風或游手好閒博奕飲酒或結納匪類放僻邪侈往往陷溺而不悟甚者罹法網犯刑章爾爲父兄者獨能晏然而已乎與其追悔於事後孰若嚴訓於平時蓋行莫重於孝弟力田心必存乎禮義廉耻可模可範以身教之耳提面命以言教之使子弟見聞日熟循蹈規矩之中久之心地淳良行止端重可以寡過而保家卽可以進德而成材也且庭訓素嫻子弟克肖則國家賡興令典自致顯揚旣光大爾門閭又垂裕爾後昆父兄俱與

有榮焉即使愚魯不敏而服教安化刑辱不及於厥躬鄉黨咸稱爲良愿一家之休祥孰大於是况今日之子弟又爲將來之父兄積善相承誨迪不倦將見戶興禮讓人敦孝義自通都大邑以至窮鄉僻壤太平之象與國俱長庶不虛朕殷殷期勗之至意矣夫好善則閭閻子弟可致尊榮苟不善則公卿子弟流爲卑賤義方之教切磋之功可不豫嚴於蒙穉之年乎爾兵民其敬聽之毋忽

六百二十五字

第十二條

泰州志

卷首

二十四

息誣告以全善良

國家之立法所以懲不善而儆無良豈反爲奸民開訐告之路而令善良受傾陷之害哉夫人必有切膚之冤非可以理遣情恕者於是鳴於官必求申理此告之所由來也乃有奸宄不法之徒好事舞文陰謀肆毒或捏虛以成實或借徑以生波或設計以報宿嫌或移禍以卸己罪顛倒是非混淆曲直往往飾沈寃負痛之詞逞射影捕風之術更有教唆詞訟者以刁筆爲生涯視訟獄爲兒戲深文以冀其巧中構釁而圖

其重酬鄉里畏之名曰訟師因而朋比協謀黨惡互証有司或一時受蔽致使善良之輩不能自白桁楊在前箠楚在後鍛鍊之下何求不得縱至事明冤雪而拖累困苦小則廢時失事大則蕩產破家善良之被誣可憫而兇頑之誣善良尤可痛恨也

聖祖仁皇帝矜恤下民重懲其弊

頒示訓諭有曰息誣告以全善良夫誣告有反坐之條令甲煌煌乃敢作奸犯科而不畏者利慾薰心詭薄成性方且恣其含沙之毒僥倖於法網之

泰州志

卷首

一十五

寬殊不知無情之辭一經審察莫可逃避造釁以傾人究之布阱以自陷亦何利之有嘗聞古人或認牛而不辨或奪禾而不爭卒開愧悔之誠翻成禮讓之美若斯之風誠可嘉尚爾兵民所當景效焉且尋繹

聖諭不曰禁而曰息謂與其治之以法不如感之使自化也蓋官吏之見聞或疎疎則猶煩揣測鄉黨之耳目最近近則素所稔知爲之抉其根株窮其黨類出於無心者緩語以曉之成於有意者危言以誠之彼善良之家素行足以質之里閭

而無愧而誣告之人言辭既非情實迫於公論則不敢誣揆之本心亦不忍誣凡前此之陰謀秘計一旦悚然收悔如水消霧釋兵不誣兵而兵之善良者全民不誣民而民之善良者全兵民不相爲誣而兵民舉全不至赴官終訟兩造俱傷庶幾從風慕義胥天下而歸於無訟豈不休哉尚其咸喻而凜遵焉

六百十九字

第十三條

誠匿逃以免株連

朕撫臨億兆合四海爲一家聯萬姓爲一體中

泰州志

卷首

二十六

外旗民本無異視第以國初定制八旗人員在內則拱衛京師在外則駐防各省如有不奉使令潛往他鄉者卽爲逃人例有嚴禁逃人所至之地兵民人等不行覺察擅自容留者罪並及之按逃匿情弊大約不外兩端凡在逃之人意氣言詞必多巧飾爾等或受其欺罔不辨爲逃人而率意容留者有之或利其財物明知爲逃人而通同隱匿者有之夫主僕之間乃大義所在逃人背主蔑義窩逃者黨不義而藐王章逃者恃匿者以爲之藪也法安得恕故順治五年

之例窩逃者問擬大辟並籍其家鄰佑十家皆徙邊康熙十五年定例凡窩逃之正犯流徙尚楊堡兩鄰十家長罪止杖徒此皆我

聖祖皇帝矜恤愚民罪疑惟輕故改從寬典也又屢年恩詔將逃人事件槩行赦免國家施法外之仁寬督捕之罰無非欲爾兵民革薄從忠遷善改過使蓬門葦戶出入優游共享太平無事之福爾兵民等其仰體

聖祖誥誡之慈懷與朕諄諭之至意謹身率教循理奉公不交游手無籍之徒不爲行險徼倖之事毋

泰州志

卷首

一十七

徇私情而干國憲毋貪微利而忘身家如此則井里晏然四境安堵胥吏不擾雞犬無驚而國家刑期無刑之化亦可以觀厥成矣倘因法網既寬復蹈故轍營私受賄藏惡養奸則自取其辜何能曲宥况夫逃竄之人性既冥頑又無生理所行種種不端大而賊盜小而賭博一經發覺皆犯科條容留之家又安能脫然事外不罹罪譴耶周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晏子曰君子居必擇鄰所以避患也可知奸猾浮蕩之流皆足爲善良之累朕願爾等父誠其子兄誠其

弟隊長誠其行伍鄉約誠其比閭祇奉訓詞各遠非義則地方寧謐俗厚風淳又何患株連之

偶及哉

五百九十
十字

第十四條

完錢糧以省催科

自古畫野分州任土作貢而賦稅以興凡國之五禮百度輸用出入皆賴焉此君所必需於民下所宜供於上古今通義未之或改且以制官祿所以治我民以給兵餉所以衛我民以備荒歉所以養我民取諸天下還爲天下用之人主

泰州志

卷首

一二十八

之倉廩府庫豈厲民而以自養耶我朝自定鼎以來賦額悉準經制且橫征私派一切革除未嘗絲毫多取於民溯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豢養斯民六十餘年時以閭閻豐裕爲念所蠲免錢糧何止百千萬億遐邇之霑被固已淪肌浹髓矣夫緩征薄斂加意元元君之德也以下奉上先公後私民之職也屬在兵民宜喻此意勿惰而嬉荒其本業勿奢而廢耗其資財勿逡巡觀望冀邀賜復之殊恩勿轉委輸將致被豪猾之中飽依限而納毋待追呼

然後以其所餘養父母畢婚嫁給朝夕供伏臘
縣庭有卧治之官村巷無夜呼之吏俯仰無累
妻孥晏然其爲安樂莫踰於此倘不知國課之
當重國法之難寬或有意抗違或任情遲緩有
司迫奏銷之限不得不嚴追比胥役受鞭撻之
苦不得不肆誅求剝啄叩門多方需索無名之
費或反浮於應納之數而究竟所未完者仍不
能爲爾寬貸不知何樂而爲此夫供胥吏之侵
漁曷若輸朝廷之正供爲抗糧之頑戶曷若爲
守法之良民人雖至愚亦必知之况乎上好仁

而下好義情屬一體爾試思廟堂之上所日夜
憂勞者在於民事水溢則爲隄防旱魃則爲虔
禱蝗蝻則爲撲滅幸不成災則爾享其利不幸
成災則又爲之蠲租爲之賑濟如此而爲民者
尚忍逋賦以誤國需問之於心亦何以自安譬
人子於父母分產授業以後必服勞奉養庶盡
厥職乃父母恩勤顧復不遺餘力而爲子者自
私其財缺甘旨而違色養尚得謂之人子乎朕
用是諄諄告誡但願爾兵民上念軍國下念身
家外有効忠之名內受安享之實官不煩而吏

不擾何樂如之爾兵民清夜自思其咸體朕意

六百四
十一字

第十五條

聯保甲以弭盜賊

從來安民在於弭盜摘發守禦之法必當先事而爲之備故緝捕有賞疎縱有罰諱盜有禁違限有條而最善者莫如保甲十家爲甲十甲爲保甲有長保有正設立簿冊交察互警此卽井田守望之遺制所以

聖祖仁皇帝上諭曰聯保甲以弭盜賊誠欲使四海九

泰州志

卷首

三十

州閭闔安堵澄本清源

聖慮實爲周切矣第恐遵行已久遂至因循吏則徒稽戶籍民則僅置門牌而於聯比糾察之法未見實心奉行以至勾引窩藏之弊種種而生鄰舍失事竟有如秦越之相視富家被劫反指爲悖出之當然甚且假公濟私藉盤詰之虛名滋無厭之苛求汛防因而騷擾胥吏緣以生奸有保甲之名無保甲之實有保甲之累無保甲之益此盜賊之所以難弭也夫良法之有利於民在奉行之必求其實嗣後城市鄉村嚴行保甲每

處各自分保每保各統一甲城以坊分鄉以圖別排鄰比戶互相防閑一甲之中巨室大戶僮佃多至數百此內良否本戶自有責任若一廛一舍之散布村落者有業無業或良或否里正保正得以微窺於平素一出一入得以隱察其行踪遇有不務恒業羣飲聚博鬪雞走狗夜集曉散以及履歷不明踪跡可疑者皆立爲糾舉不許暫容甲內其荒原古廟鬧市叢祠尤易藏奸更宜加緊防察至汛地兵丁務必晝夜巡邏一體查詰毋借端生事毋挾仇陷害毋受賄賂

而徇縱毋惜情面而姑容協力同心輪流分派則盜賊無容身之地軍民享安靜之樂矣查昔人禦盜之法村置一樓樓設一鼓一家有失擊鼓爲號羣起而守其要害盜賊將安所逃所謂寓兵法於保甲中也若夫江海出沒之區有未可以保甲行者舟楫往來絡號聯艚彼此互相稽查匪類亦難藏匿皆在實心奉行先事而爲之備若視爲具文怠忽從事至於被盜者失財連坐者受累不惟負朕息盜安民之至意亦甚非爾等保身保家之良策也

第十六條

解讐忿以重身命

朕爲人道莫大於守身民之有身所以務本力田養父母而畜妻子兵之有身所以嫻習技勇資捍衛以報朝廷身爲有用之才則皆當自愛乃生人氣質之偏不能變化往往氣血用事至一發而不可遏激怒崇朝竟成莫解互相報復兩敗俱傷其起甚微而爲害甚大不念爰書抵罪一定之律雖國家法網甚寬亦不能爲殺人者施法外之仁

泰州志

卷首

三十一

聖祖仁皇帝訓諭十六條而終之以重身命誠哀矜惻之至意也夫天地以好生爲心而憫憫之倫不自顧惜人君以愛養爲政而蚩蚩之衆每至輕生非釁起於夙昔之讐卽禍生於一朝之忿強者恃膂力之剛殺人忘命弱者希抵償之罪赴水投繯忿以成讐讐而益忿原其致此之由固非一端而兵民所易犯者尤多於縱酒蓋酒之爲物能亂人心志使失其故常或賔主酬酢始以合歡而俱入醉鄉則一言不合至操刀而相向或睚眦之怨本可冰釋及酒酣耳熱則一

發難忍若不共之深仇每見刑曹命案相傷於酒後者十有五六噫置身縲紲家破人亡甚或累及妻孥禍延鄉黨而後拊心自悼悔何及矣自今以往皆當敬聆

聖諭時時提醒思讐與身孰重毋追已往之讐而昧將來之患思忿與命孰輕毋快目前之忿而貽事後之悔縱人或以非禮相加似難含忍然一念夫身命攸關則從父兄訓誨聽親友調和無不可情恕理遣至酒之爲害允宜深戒古之人旣立之監或佐之史蓋惟恐載號載呶亂籩豆而

泰州志

卷首

三十三

起爭端也其可沈湎荒腆致陷身於刑戮乎語有之忍之斯須乃全爾軀故解去讐忿則全生保家之道胥在於此養其和平消其亢戾不待排難解紛而凌競之習自然悉化何其風之醇也孔子曰忿思難孟子謂橫逆猶是此亦妄人也已矣聖賢之遺訓與

聖祖仁皇帝之明諭固千古同揆也凡爾兵民凜遵毋忽則閭閻相保營伍相安下以承家上以報國優游盛世共躋仁壽之域非解讐忿之明效歟

六百四十四
字共一萬言

聖祖仁皇帝訓飭士子文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材典至渥也朕臨御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愼簡學使釐剔弊端務期風教修明賢才蔚起庶幾棫樸作人之意乃比年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積錮已久猝難改易之故也茲特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章學術事功原委有叙爾諸生幼聞庭訓長列宮牆朝夕誦讀寧無講究必也躬修實踐

泰州志

卷首

三十四

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親秉忠正以立志窮經考義勿雜荒誕之譚取友親師悉化僞盈之氣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衿佻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語流言脅制官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姦猾欺孤凌弱或招呼朋類結社邀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勿齒縱倖脫褫扑濫竊章縫返之於衷寧無愧乎况乎鄉會科名乃掄才大典關係尤鉅士子果有正才實學何患困不逢年顧乃

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
改竄鄉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
弊端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
若茲厥初拜獻便已作姦犯科則異時敗檢踰
閑何所不至又安望其秉公持正爲國家宣猷
樹績膺後先䟽附之選哉朕用嘉惠爾等故不
禁反覆惓惓茲訓書頒到爾等務共體朕心恪
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勤學以
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爾身有
榮卽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寧俟他求

哉若仍視爲具文玩愒勿倣毀方躍治暴棄自
甘則是爾等冥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旣負栽
培復千咎戾王章具在朕亦不能爲爾等寬矣
自茲以往內而國家外而直省鄉校凡學臣師
長皆有司鐸之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
以副朕懷否則職業勿修咎亦難逭勿謂朕言
之不預也爾多士尚敬聽之哉

禮部爲知會事今遵

旨將

孔廟東廡朱熹牌位照十哲例改造先賢朱子之
位於本年六月十五日未時升配

大成殿十哲之次在左邊第五位先賢卜子之下
西嚮設龕安置其朱子所遺原位將先儒公羊
高牌位升置以下東西兩廡牌位俱挨次遞升
相應知會該撫轉行所屬施行

康熙伍拾壹年 月

泰州志

卷首

三十六

皇上封 先師五代諭

上諭內閣禮部

至聖先師孔子道冠古今德參天地樹百王之模
範立萬世之宗師其爲功於天下者至矣而水
源木本積厚流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則聖人
之祖考宜膺崇厚之褒封所以追溯前徽不忘
所自也粵稽舊制孔子之父叔梁公於宋正宗
時追封啟聖自宋以後歷代遵循而叔梁公以
上則向來未加封號亦未奉祀祠庭朕仰體

皇考崇儒重道之盛心修崇德報功之典禮意欲追封

泰州志

卷首

三十七

五代並享烝嘗用伸景仰之誠庶慰羹牆之慕
內閣禮部可會同確議具奏

雍正元年三月十五日

部議

臣等謹議

至聖先師孔子秉生安之至德集金玉之大成道備一身教垂萬葉歷代雖有尊崇之禮而自啟聖公以上封號未加典禮未備我

皇上作君作師傅心傳道孝思不匱弘施錫類之恩慕德無窮推廣報功之典以

孔子爲百代之師晉先世尊榮之號

特頒諭旨追封五代並享烝嘗此誠曠古未有之異數也臣等謹稽典禮詳考世系

泰州志

卷首

三十八

孔子之五世祖木金父公自宋遷魯始姓孔氏高祖祈父公曾祖防叔公祖伯夏公父叔梁公凡五代除叔梁公應照舊封啟聖公外木金父公至伯夏公四代皆應追封公爵臣等謹擬木金父公追封爲肇聖公祈父公追封爲裕聖公防叔公追封爲詒聖公伯夏公追封爲昌聖公卽於啟聖祠內安設神牌按昭穆位次每年春秋致祭其牲牢酒醴籩豆簠簋每神位前各照啟聖公例陳設其啟聖公祠內係專祀叔梁公故以啟聖公爲名

聖朝異類合祀五代擬名爲崇聖祠俟

命下之日將追封字樣通行國子監順天府直省府
州縣衛學及衍聖公一體遵行至欽奉

上諭一道應頒發國子監及闕里勒石廟庭以光盛
典其追封誥命文與內閣撰擬國子監之啟聖
祠改造匾額添設神牌祭器等項交與工部俟
造完之日交欽天監擇吉入廟其餘各省行令
該地方官各行辦理可也等因於雍正元年三
月二十七日題四月十八日大學士馬等啟
折本奉

秦州志

卷首

三十九

上諭五倫爲百行之本天地君親之義又賴師教以
彰明自古師道無過於

孔子誠首出之至聖也我

皇考崇儒重道超軼千古凡尊崇孔子典禮無不備至

朕蒙

皇考教育自幼讀書心切景仰欲再加尊崇更無可增
之處故勅部追封孔子以上五代今部議封公
上考前代帝王皆有推崇之典唐明皇封孔子
爲文宣王正宗加封至聖文宣王父叔梁紇爲
齊國公元加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加封齊

國公爲啟聖王至明嘉靖時猶以王係臣爵改稱爲至聖先師孔子啟聖王爲啟聖公王公雖俱屬尊稱朕意以爲王爵較尊孔子五代應否封王之處着問諸大臣具奏欽此該_臣等會議得明倫闡教治世之大經崇德報功古今之盛典歷稽史冊紀載之文皆有推崇孔子之禮至聖祖仁皇帝重道崇儒典章明備我

皇上因心仁孝好古敏求統道法之淵源以光大爲繼述謂倫常爲百行之本原至聖立萬世之師表

泰州志

卷首

四十

特諭追封五代典禮已極優隆猶以公爵之尊未若王爵復降

諭旨廣賜諮詢_臣等欽承之下深服

聖裁允當衆議僉同請自叔梁公以上至木金父凡五代並追封爲王爵謹擬追封木金父公爲肇聖王祈父公爲裕聖王防叔公爲詒聖王伯夏公爲昌聖王叔梁公爲啟聖王至入廟之日國子監及闕里各遣大臣一員讀祭文告祭文翰林院撰擬祭品照例備辦餘俱照原議追封王爵

上諭一併頒發勒石可也等因謹

題奉

旨依議

泰州志

卷首

四十一

抄載禮部考訂先賢先儒全議

禮部等衙門謹題爲欽奉

上諭事雍正二年三月初一日

上諭禮部等衙門及國學諸生治天下之要以崇師
重道廣勵學宮爲先務朕親詣大學釋奠先師
禮畢進諸生於彝倫堂講經論學凡以明道術
崇化源非徒飾園橋之觀聽也維孔子道高德
厚萬世奉爲師表其附饗廟庭諸賢皆有羽翼
聖經扶持名教之功然歷朝進退不一而賢儒
代不乏人或先罷而今宜復有舊缺而今宜

泰州志

卷首

四十一

增其從祀聖祠者周程朱蔡外或有可升而附
並先賢先儒之後孰當增置五經博士以昭崇
報均關大典九卿翰林國子監詹事科道會同
詳考定議以聞欽此該_臣等謹查得古昔聖王
制祀凡有道有德施教於學者沒則祀於瞽宗
漢文翁立學宮於城都首祀孔子又畫七十二
子之像於壁此諸賢從祀之始也厥後七十二
子之外凡有功於經傳者皆得從祀謂之經師
自唐至明歷代進退不一而當代賢儒得預於
祀典蓋自宋始我

朝聖聖相繼重熙累洽

王祖仁皇帝表章朱子躋附十哲

皇上德並唐虞道隆洙泗追封孔子五代並加王爵

親詣 文廟行釋奠禮

御彝倫堂闡明精一執中之旨講究正心誠意之要
特降諭旨令_臣等詳議先賢先儒之從祀世襲惟

心源之契合無閒斯尊崇之典禮有加誠三代以來

不世之曠舉也_臣等伏讀

聖諭云附饗廟庭諸賢皆有羽翼聖經扶持名教之
功然歷朝進退不一或有先罷而今宜復者查

泰州志

卷首

四十三

明嘉靖九年張璉等釐定孔廟祀典改祀先賢
先儒於鄉者七人林放蘧瑗鄭康成鄭衆盧植
服虔范甯又查明洪武二十九年黜公伯寮秦
冉顏河申黨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
肅王弼杜預十三人從祀_臣等謹會同議得明
之改祀於鄉者皆宜復祀於學也按論語載林
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左氏傳蘧瑗汲汲於
仁以善自終自唐至宋二賢皆從祀廟庭張璉
以家語史記林放不在弟子列而蘧瑗爲孔子
之所嚴事亦不應在弟子例故改祀於鄉夫林

放蘧瑗之從祀見於文翁石室圖當日必非無據且卽非弟子二賢與孔子生同時親炙聖人之休光以孔子大聖食於堂上二賢大賢坐於兩廡亦理之所安而乃舉二千餘載之祀典一朝改易之乎至鄭康成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及七政六藝論魯禮禘祫義詩譜周禮難百餘萬言囊括大典網羅百家漢史以爲仲尼之門不過是其出處進退一衷於道朱子有可謂大儒之稱鄭衆作春秋難記條例周禮注立身清正不事梁氏盧植通

古今學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名著海內學爲儒宗服虔作春秋左氏傳解爲左丘明功臣范甯著春秋穀梁集解詞意精審史稱晉代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是皆羽翼經傳有功聖道身行可師史冊表著者也而張璠等以理學昭明之後無取漢魏章句之學移其祀於鄉亦誣斷甚矣臣等竊謂林放蘧瑗鄭康成鄭衆盧植服虔范甯七人之從祀宜復也其罷祀而宜復祀者四人公伯寮以愬子路而罷申常據漢包咸論語注謂史記之申黨家語之申續論語之申

棖爲一人故祀棖而罷黨荀况以言性惡而罷
楊雄以爲王莽大夫而罷劉向以進神仙方術
書且懷冀進之心而罷賈逵以不修小節取譏
當世而罷馬融以依附梁冀奢樂恣性而罷王
肅以黨司馬氏而罷王弼以注易宗旨老莊而
罷杜預以變理而罷吳澄以宋鄉舉仕元而罷
其說近是至秦冉顏何戴聖何休之罷祀何哉
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秦冉字開顏何字冉
旣著其姓名復標其字是必實有其人矣乃以
秦冉顏何家語不載疑史記字畫之誤豈通論

乎且北齊顏之推家訓云孔氏升堂顏氏居八
宋人顏高贊亦稱八賢今去顏何止七人矣漢
儒言禮者十數家而戴聖集其大成至今稱禮
記爲小戴記聖之有功於禮經不在后蒼高堂
生下乃以其爲臧吏罷祀按漢書何武傳九江
太守戴聖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武爲刺史
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
乃欲亂人治皆無決武廉得其罪聖自免未聞
有臧吏之目也何休精研六經世儒無及作春
秋公羊解詁孝經論語注訓素善曆算故注風

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是烏得以
曆算爲異端乎至陳仁錫謂休黜周王魯按春
秋春王正月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休
注云以王繫於春知謂文王也是釋傳文之義
何嘗以王尊魯_臣等竊謂秦冉顏何戴聖何休
四人者宜復從祀也_臣等伏讀

聖諭云賢儒代不乏人有舊缺而今宜增者臣等公
同詳考先代賢儒行實事跡其著書立說誠可
羽翼聖經闡揚道統者請增入兩廡從祀以仰
副

泰州志

卷首

四十六

聖天子重道尊賢至意謹議得孟門弟子宜增入從
祀者四人孟子稱樂正子爲善人信人又曰其
爲人也好善方之聖門當在子羔之列他若公
都子精研性善之旨力闢義外之說又史記稱
孟子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
尼之意趙岐亦云孟子旣没其徒萬章公孫丑
相與記其所言是二子有功於孔孟之道不少
此四子者當列於孔門弟子之後並入從祀之
班者也三國應增入從祀者一人蜀漢諸葛亮
也亮之功業昭著耳目而其居心仁恕開誠布

公於出處大節君臣大義純乎天理之正夫聖人之道不外倫常五倫以君臣爲首若亮者誠能事君盡禮者矣朱子謂義利大分武侯知之非他人所及張栻謂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仁義之風與日月同光允宜俎豆千秋者也唐代宜增入從祀者一人曰陸贄贄之諫論陳奏皆本於仁義史以比賈誼朱子謂賈才高似陸陸則諛諛多學更純粹實勝於賈贄之言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其平日誠信功夫守持有素故於君臣之際懇到深切可謂竭智盡忠之

臣矣所當列於祀典者也宋代宜增入從祀者六人一日韓琦琦之相業載在史冊誠爲有宋第一流人物其識量英偉臨事有斷非平昔涵養聖功不能歐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義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琦告人曰臣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與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語同出至誠當時韓范並稱今范仲淹已列兩廡之祀韓琦亦宜增入也二日尹焞焞程伊川弟子學窮根本德備中和所著有論語解當時謂程

門固多君子而質直弘毅實體力行若焯者蓋鮮三日黃幹濂洛關閩而後任斯道之統者斷推黃勉齋朱子授以所著書曰吾道之托在此吾無憾矣厥後金華四子遞衍其傳正學賴以不絕四曰陳淳淳著語孟大學中庸口義等書其言太極言仁諸篇發明天理全體示學者標的朱子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五曰何基基黃幹弟子得淵源之懿所著解釋大學中庸書大傳易啟蒙通書近思錄皆以發揮爲名其學本於正實心地刻苦工夫所謂謹之又謹

者也六曰王柏柏何基弟子標注點校四書通鑑綱目最爲精密推明河圖八卦洛書九疇之旨及訂正詩經春秋大學中庸等書所著有讀易記涵大象衍義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論語孟子通旨等數十種百餘萬言皆闡發濂洛精義淵源道德此六人者皆宜增入者也元代宜增入從祀者三人一日金履祥履祥何基弟子所著書有大學章句疏義論語孟子集註考証書表注多先儒未發之義學者稱仁山先生二日許謙謙金履

祥弟子讀書窮探深微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所著有四書叢說詩名物鈔書傳叢說自省編其爲詩文非扶翼經義綱維世教不輕筆之於書世稱白雲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之學至謙而益顯著故學者推源統緒以爲朱之世嫡云三日陳澹澹生於宋季不求聞達博學好古潛心禮經著禮記集註學者稱雲柱先生明洪武時列其書於學宮至今三百餘年士子俱遵奉之夫用其書垂於國胄則宜享瞽宗之祀胡安國以春秋傳而祀蔡沈以尚書集傳而祀何獨

於澹遺之也故金許爲金華四子之二陳澹爲五經傳注之一皆宜增入祀典者也明代宜增入從祀者二人一日羅欽順欽順爲司業以實行教士潛心格物致知之學王守臣以心學立教才智之士翕然師之欽順致書闢之往復再三著因知記周程微言至今不墜者欽順之力也二日蔡清清之學以靜虛爲主平生飭躬砥行不愧衮影以善善易名所著易經四書蒙引盛行於世此二人言行相顧學問醇正著述皆足講明心性辨晰疑似洵有功於名教所宜增入

者也

本朝應入從祀者一人

國家右文興教凡務本力行之士沐

聖人之化淬礪於天人性命之學者實繁有徒其彰彰在人耳目者當以平湖陸隴其爲最隴其自幼以斯道爲任精研程朱之學兩任邑令務以德化民入官西臺章奏必抒誠悃平生端方孝友笑言不苟著作如林能發前人之所未發絲毫不詭於正足稱

昭代醇儒允宜陪饗俎豆者也臣等伏讀

秦州志

卷首

五十

聖諭云從祀崇聖祠周程朱蔡外或有可升而附者臣等謹議得先儒之當從祀崇聖祠者一人張子橫渠之父迪也張氏家傳載迪當神宗時爲殿中丞出知涪州居官廉直多善政卒後貧不能歸因葬於郿其行已立身如其端潔也况道學之傳有開必先五子並稱而追崇未及於張氏非缺典歟所應遵奉

聖諭以張迪附入崇聖祠依五代之世次迪位應居周氏之下程氏之上者也臣等伏讀

聖諭云先賢先儒之後孰當增置五經博士臣等謹

議孔門弟子伯牛仲弓與顏閔同科政事則求先於由言語則予先於賜子張補十哲有若似聖人此六子者後人未霑世秩今幸遇

皇上敬賢尊道之時均宜確訪嫡裔 賜以世襲五經博士以昭崇報者也以上四條臣等仰承諭旨詳考古今公同斟酌敬擬兩廡復祀者十一人增祀者十八人崇聖祠增祀者一人先賢應增置博士者十一人臣等學職淺鄙所見未必有當伏祈

睿鑒裁定恭候

泰州志

卷首

五十一

命下之日將增復賢儒牌位交與工部製造字樣交翰林院書寫送入牌位吉期交欽天監選擇其增復位次悉照先賢先儒代世前後安列送入牌位之日各遣國子監堂官分祀應增設博士禮部行該省督撫令其確查嫡裔取本家宗支圖及地方結狀題請臣等未敢擅便謹此合詞具 題雍正二年五月十九日奉

上諭諭九卿等先儒從祀文廟關係學術人心典至重也宜復宜增必詳加考證折衷盡善庶使萬世遵守永無異議爾等所議復祀諸儒雖皆有

功經學然戴聖何休未爲純儒鄭衆盧植服虔
范甯謹守一家言轉相傳述視鄭康成之淳質
深通似乎有閒至若唐之陸贄宋之韓琦事君
以誠立身以正勳業昭垂史冊自是千古名臣
然於聖孟心傳果有授受而能表彰羽翼乎其
他諸儒是否允協以及宰予冉有增置博士之
處着再公同確議務期至當不易具奏特諭欽
此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九卿等衙門朕維先儒從祀文廟大典攸關除
令廷臣集議外朕仍博考廣諮期於折衷盡善
欽此臣等伏讀

泰州志

卷首

五十一

爾等細心參酌妥議務期至當不易具奏特諭
聖諭仰見

聖上崇重大典至詳至慎令臣等再加確議宜復宜
增務期至當不易萬世可爲遵守此誠

皇上敬學崇師表彰道統明辨孔孟正傳至意也臣
等再公同詳議漢之戴聖雖有功禮經而漢書
謂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何休雖注公羊
傳然風角等書未免流於讖緯之學此三人者
誠不宜復入鄭衆爲杜子春弟子鄭康成周禮

注雖採用其說但非專注家可比盧植本傳但云有功諸經亦未明言所注何經況今所行諸經傳注植說總未多見服承左氏傳解其書亦久不存此三人者應仍照前明崇祀於鄉不必復入 廟庭從祀唐之陸贄宋之韓琦其勳業事功實爲當代之名臣已從祀

歷代帝王廟不必更入

孔廟從祀宰予冉有臣等以其同在十哲之列故議增博士但論語所載二人之言行有爲聖人所斥者後代諸儒亦頗有煩言較之仲弓伯牛

泰州志

卷首

五十二

子張有若諸賢似乎有間應將宰予冉有後裔增置博士之處毋庸議至晉之范甯雖不能如鄭康成之淳質深通而晉世以浮虛相煽獨甯崇尚實學其崇實論一篇闡發仁義推尊周孔洙泗之教賴以不墜實爲兩晉一人其所注穀梁傳至今遵行之朱儒謂三傳之學惟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范甯之論最善臣等竊謂此一人者似尚可入從祀者也臣等又查縣廩之罷祀以史記不載但有鄒單之名而家語無之因以單廩同音定爲一人乃祀鄒單而去縣廩

當時原無確據今請復祀於義允協牧皮見於孟子趙岐注云牧皮與琴張曾皙皆事孔子學者也是牧皮爲聖門高弟無疑允宜從祀魏了翁當南宋邪說簧鼓之時獨能以所聞於李燾輔廣者教授生徒正學賴以不墜所著九經要義周禮井田圖說等書於聖道大有發明先儒王栻亦嘗爲之請祀今祀典不及洵屬遺漏誠宜增入趙復爲元初名儒其所著傳道圖伊洛發揮希賢錄等書北方知有程朱之實學自趙復始亦宜增入從祀者也至孔璇之名不載他

秦州志

卷首

五十四

書惟附見家語注叔仲會年名之下果有其人何以正文不載於弟子之列宋人謂家語注乃後人託言王肅誠不足據孔璇似無庸增祀明之來知德其論易以一陰一陽爲錯以一上一下爲綜以二三四五文爲互卦其言云孔子没而易亡至今四聖之易如長夜者二千餘年自謂探索天地之秘奧爲孔子以後一人然皆前人所已言且於易之義蘊無關此一人者似不必增祀者也臣等仰遵

皇上下大公正之

聖諭敬體 虛衷下問之

聖心再四詳考叅酌除將前議內戴聖何休鄭衆盧植服虔陸贄韓琦毋庸增復宰予冉有毋庸增置博士外今議得宜復祀者六人林放蘧瑗秦冉顏何鄭康成范甯宜增祀者二十人縣亶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諸葛亮尹焯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柏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澹羅欽順蔡清陸隴其宜人崇聖祠者一人張迪宜增置博士者四人冉雍冉伯牛子張有若此三十一人或親承訓論遞衍源流或遠契心

秦州志

卷首

五十五

傳倡明正學咸足扶植聖道爲一代儒宗升諸從祀之例予以延世之賞萬世人心公論定皆允合恭候

命下之日應行事宜交該部照原議遵行臣等未敢擅便謹此合詞具 題請

旨本年八月十八日 題本月二十二日奉

旨朕念先賢先儒扶持名教羽翼聖經有關學術人心爰命九卿詳議今諸臣叅考周詳評論公正甚合朕心着依議行欽此欽遵到部除將諸儒位次繪圖進呈另行頒發外先將原題抄錄粘

單移咨該督轉行所屬遵行可也

泰州志

卷首

五十六

上諭躬耕藉田文

上諭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朕卽位以來念切民
依舉行耕藉之理殫竭精誠爲民祈穀於

上帝乃雍正二年三年藉田疊產嘉禾有至一莖九
穗者朕心亦以爲偶然之事今據府尹劉於義
進呈今歲藉田所產自一莖雙穗三穗以至八
穗九穗皆碩大堅好異於常穀朕見之心甚慰
悅特令宣示廷臣朕並非以此爲祥瑞誇耀於
衆也蓋實有見於天人感召之理捷於影響無
纖毫之或爽朕以至誠肫懇之心每歲躬耕藉

泰州志

卷首

五十七

田以重農事卽蒙

上帝降鑿疊產嘉穀以昭休應似此八穗九穗之穀
豈人力之所能強爲亦豈人君所能強之使有
乎天人感應之理朕見之最眞最切但恐此心
不誠耳誠則未有不動者卽如從前青海蠢動
朕爲邊陲憂慮虔禱於宮中不數旬而捷音卽
至疆圉寧謐又如前歲夏間近畿兩澤稍愆朕
在宮中默禱減膳修省虔誠叩懇不數日而甘
霖大沛禾稼有秋此皆近年以來朕親行親驗
之事至於去年夏秋之間時常陰雨而朕在宮

中但覺雨水稍多不知其大爲民患而李維鈞並不將畿輔被潦實情具奏是以朕竟不聞知未會早爲虔禱殫竭誠心以挽

天意而舒民困及蔡珽署直隸總督事務詳細奏聞朕宵旰憂勤幾廢寢食於是截漕發倉多方賑濟京城設廠各邑興工俾窮民皆得餬口是以地方雖被水災而小民不致流離失所朕撫綏憫恤之念實爲迫切今歲二麥豐收禾黍暢茂此皆

上天侑鑒朕衷故加惠黎元而錫以寧盈之慶也蓋

秦州志

卷首

五十八

天生民而立之君鑒觀在上人君一念敬謹政事無闕天必嘉之佑之一念放逸政事有乖天必儆之戒之此一定之理也凡人君撫馭臣庶位處極尊所有賞罰之者獨有

上天耳是以朕每於水旱等事皆實心內省必係朕有過失

上天儆戒示譴也至於各省旱潦之事朕皆視同一體原無彼此之別惟是地方相隔路遠彼地偶有水旱有司未必卽行具報及至奏達朕前而緊急之時已過是以朕無從盡其誠心爲之禱

祈此其責則在本省督撫矣督撫受朕委任之重爲朕養育萬民必視百姓之疾苦如痛癢之在己身一遇水旱饑饉必思所以致此之由或因本省之政事吏治有闕卽思速爲改易之或因本地之人心風俗不端卽思速爲化導之兢兢業業修省祈禱竭盡誠心一如朕之朝乾夕惕斷無不可以挽回

天意者假若聞朕之政治稍有闕失亦卽直言陳奏不必隱諱如此則官與民聯爲一體臣與君又聯爲一體太和翔洽實意交孚天聽雖高誠呼

泰州志

卷首

五十九

吸可通矣朕每歲躬耕藉田並非崇尚虛文以爲觀美實是敬天勤民之至意禮曰天子爲藉千畝諸侯百畝據此則耕藉之禮亦可通於臣下矣朕意欲令地方守土之官俱行耕藉之禮使之知稼穡之艱難悉農事之作苦量天時之晴雨察地方之肥磽如此則凡爲官者皆時存重農課稼之心則凡爲農者亦斷無苟安怠惰之習似與養民務本之道大有裨益着九卿詳議具奏特諭

耕藉議

臣等公同伏讀

上諭欽惟我

皇上

至德同天

深仁育物

朝乾夕惕時時以四海爲心

旰食宵衣念念恐一夫失所

肫誠昭格於

上帝

秦州志

卷首

六十

恩膏遍及於群黎是以虔禱

宸宮而邊陲之捷音卽至默祝

大內而寰宇之甘雨覃敷響應昭然纖毫不爽誠

如

聖諭所云天聽雖高呼吸可通者也至於截漕發倉

近畿無虞荒歉興工設廠窮民盡獲安全是天

地生成之功固無弗至而

皇上懷保之德實靡不周保合太和參贊化育運四

海於一心視九州爲一體彼昔所稱聖君哲后

難與比隆卽古所謂盛世昌期誠堪媲美我

皇上聖不自聖安愈求安念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
天躬親胼胝之勞歲行耕藉之典是以嘉禾疊
產九穗頻生異瑞奇徵駢臻協應況今歲百穀
暢茂二麥豐收閭閻獲樂利之休百室有盈寧
之慶何一非

皇上至誠格

天之所致也今復令耕藉之禮通於臣下欲地方守
土之官俱行耕藉之典使知稼穡艱難農民作
苦天時晴雨地方肥磽仰見我

皇上敬

秦州志

卷首

六十一

天勤民重農務本之至意有加無已洵從古未有之
曠典萬世不易之良規卽宜恪遵

上諭通行奉天直隸各省舉行耕藉之典查督撫係
通省大吏府州縣衛所等官皆有守土之責相
應行文奉天府尹直隸各省督撫轉行各府州
縣衛所於各該地方擇潔淨之地照九卿所耕
藉田四畝九分之數設立

先農壇於雍正五年爲始每歲仲春亥日府尹督撫
及府州縣衛所等官率所屬之官員耆老農夫
恭祭

先農之神照九卿耕藉定例行九推之禮務須實心
奉行以重民依其建立

先農壇並恭祭

先農飭令動支正項錢糧其所用數目各該地方官
報明戶部查核藉田所收之米粟敬謹收貯以
供各該處祭祀之粢盛將各處設立藉田畝數
令該撫報明戶禮二部存案庶爲官者皆以重
農課稼爲心則爲農者自無苟安怠惰之習於
國計民生裨益矣

皇上勸農文

諭直省督撫等官朕惟撫養元元之道足用爲先朕自臨御以來無刻不厪念民依重農務本業已三令五申矣但我國家休養生息數十年來戶口日繁而土田止有此數非率天下農民竭力耕耘兼收倍穫欲家室盈寧必不可得周官所載巡稼之官不一而足又有保介田畷日在田間皆爲課農設也今課農雖無專官然自督撫以下孰不兼此任也其各督率有司悉心相勸並不時咨訪疾苦有絲毫妨於農業者必爲除

泰州志

卷首

六十二

去仍於每鄉中擇一二老農之勤勞作苦者優其獎賞以示鼓勵如此則農民知勸而惰者可化爲勤矣再舍傍田畔以及荒山不可耕種之處度量土宜種植樹木桑柘可以飼蚕棗栗可以佐食柏桐可以資用卽榛楛雜木亦足以供炊爨其令有司督率指畫課令種植仍嚴禁非時之斧斤牛羊之踐踏奸徒之盜竊亦爲民利不小至孳養牲畜如北方之羊南方之彘牧養如法乳字以時於生計不無裨益總之小民至愚經營衣食非不迫切而於目前自然之利反

多忽畧所賴親民之官委曲 詳多力勸導焉
使踴躍爭先人力無遺而地利始查不惟民生
可厚風俗亦可還淳爾督撫等官各 族惓惓
愛民之意實心奉行倘視爲具文 飾或
反以擾民則尤其不可也特論

雍正二年二月初九日

上諭

自古帝王致治誠民莫不以重農爲首務書陳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詩載豳風備叙田家之力作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云民事不可緩也蓋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農事者帝王所以承天養人久安長治之本也我國家撫綏寰宇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深仁厚澤體養生息戶口日增生齒益繁而直省之內地不加廣近年以來各處皆有收成其被水歉收者不過州縣數

泰州志

卷首

六十五

處耳而米價遂覺漸貴閩廣之間頗有不敷之慮望濟於鄰省良由地土之所產如舊而民間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價昂此亦理勢之必然者也夫米穀爲養命之寶既賴之以生則當加意愛惜而不可存輕棄之心且資之者衆尤當隨時撙節而不可縱口腹之欲每人能省一勺在我不覺其少而積少成多便可多養數人若人人如此則所積豈不更多所養豈不更衆乎養生家以食少爲要訣固所以頤神養和亦所以節用惜福也况脾主

於信習慣便成自然每見食少之人其精神氣體未嘗不壯此顯而可見者至於各省地土其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不妨種他物以取利其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當視之如寶勤加墾治樹藝菽粟安可舍本而逐末棄膏腴之沃壤而變爲果木之場廢饗殮之恒產以倖圖贏餘之利乎至於烟葉一種於生人日用毫無裨益而種植必擇肥饒善地尤爲妨農之甚者也小民較量錙銖且但顧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故當圖利之時若令其舍多取寡棄重就輕亦非

其情之所願而地方官遽然繩之以法則勢有所難行轉滋分擾惟在良有司勤勤懇懇諄切勸諭俾小民豁然醒悟知稼爲身命之所關非此不能生活而其他皆不足恃則羣情踴躍不待督課而皆盡力於南畝矣朕聞江南江西湖廣粵東數省有一歲再熟之稼風土如此而仍至於乏食者是地土之力有餘而播植之功不足豈非小民習於怠惰而有司之化導者有未至耶或者曰米穀太多則價賤而難於糶賣昔人有穀賤傷農之說諺語所謂熟荒者此則不

必過慮假若小民勤於耕作收穫豐盈至於價賤而難於出糶朕必多發官價以糶買之使重農務本之良民獲利而有餘貲也朕生平愛惜米穀每食之時雖顆粒不肯拋棄以朕玉食萬方豈慮天庾之不給而所以如此撙節愛惜者實出於天性自然之敬慎並不由於勉強且以米穀乃

上天所賜以生養萬民者朕爲天下生民主惟有敬謹寶重仰冀

天心默佑雨暘時若歲獲有秋俾小民家有蓋藏人

泰州志

卷首

六十七

歌樂土朕旣爲億萬生民計不敢輕忽天貺爾等紳衿百姓獨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乎朝夕生養之需旣受

上天之賜若果加意愛惜隨時撙節則天必頻頻賜賚長享盈寧之福若恣情縱欲暴殄天物則必上干天怒不蒙賜賚而水旱災祲之事皆所不免其理豈或爽哉又聞江西廣西地方竟有以米穀飼養豚豕者試思穀食之與肉食孰重孰輕孰急孰緩而乃以

上天之所賜小民終歲勤苦之所穫者爲豢養物類

之用豈不干天和而輕民命乎朕所以惓惓訓諭者惟期天下之人專務本業以杜浮靡愛惜物力以圖久遠共體朕敬迓

天休勤恤民隱之意則爾等家室必益至於豐饒爾等子孫必永綿其福澤思之毋忽朕言著將此曉諭內外官民人等並通行遠鄉僻壤咸使聞知特諭

雍正五年三月初三日

上諭

爲政之道以愛民爲本愛民者必須厚民之生
雨暘時若百穀順成始可登蒼生於衽席然感
召

天和必由於民情之舒暢而民情之舒暢必由於吏
治之克修從來言吏治者不外於興利除弊二
大端夫利之所在小民自必趨事赴功不待督
率而爲者爲上者不過助力而已矣至於除弊
則小民所不能爲之事而專賴爲上之人時刻
留心體察破積習以維民風者也蓋地方之害

秦州志

卷首

六十九

莫太於貪官蠹役之朘削強紳劣衿之欺凌地
棍土豪之暴橫巨盜積賊之劫奪此等之人不
能化導懲戒則百姓不獲安生假若爲大吏有
司者圖寬大之名安靜之譽於貪官蠹役則庇
護之於強紳劣衿則寬假之於地棍土豪則姑
容之於巨盜積賊則疎縱之雖在已無殘害百
姓之實蹟而留此害民之人日令百姓暗中受
其荼毒無可控訴古人云養糧莠者害禾稼惠
奸宄者賊良民如此則民氣何由而舒

天和何由而致乎夫以牧民之在君臣而百姓又復

敬謹遵奉胼手胝足竭力輸將以事其上爲君
臣者當共思之受

天之恩奉

天之命食民之食衣民之衣而反怠忽優游不能鋤
奸禁暴置民間疾苦於度外上負

穹蒼下負百姓誠天地間之大罪人大可畏也豈但
天理有所不容卽清夜捫心當如何之愧忤有牧民
之責者各宜撫躬自問時加警省欽哉勉之勉
之特諭

雍正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泰州志

卷首

七十

禮部爲請

勅封正神之先世等事祠祭清吏司案呈禮科抄出
本部等衙門題前事內開追封

關帝祖父一事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題四
月初三日奉

旨依議欽此相應抄錄原 題移咨該撫轉行所屬
遵照可也爲此合咨前去查照施行

關帝曾祖封公爵字樣

欽定光昭

關帝祖封公爵字樣

秦州志

卷首

七十一

欽定裕昌

關帝父封公爵字樣

欽定成忠

雍正五年七月禮部咨稱本部議得宣化府總
兵官李如柏奏請

關帝毋許塑待立側坐之像應如所請移咨該撫
轉行所屬一體欽遵奉

旨依議

禮部爲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儀制清吏司案呈禮科抄出本部等衙門題前事內開該臣等會議得吏部左侍郎巴 奏稱名宦鄉賢名器所關自宜詳辨賢否祈

勅下各省督撫學臣將各處名宦鄉賢現在設立牌位內果有益於生民政事之名宦行端學優可傳之鄉賢一一查明將姓名實蹟造冊報部仍令留祀如全無實蹟濫設牌位者卽行除去等語查會典內開名宦鄉賢皆係大典風教所關今後提學臣遇有呈請務須核實確據非年久

秦州志

卷首

七十一

論定者不得舉名宦鄉賢如有妄舉受人請求者具呈出結師生人等卽以行止有虧論其從前冒濫混雜者徑自查革等語應如所奏將各處現在設立牌位之名宦鄉賢除前代送入牌位仍舊外行令各省督撫學臣秉公詳查如果有政績治功不媿名宦文學品行允協鄉評者將姓名事實造具清冊并印甘各結送部查核仍准其留祀其並無實跡冒濫入祀者亦卽報部查核將牌位除去毋得顛倒是非任意去留嗣後有呈請名宦鄉賢入祀者直省督撫學臣

務須照核實確據造冊報部核明方准入祀如有私自批行冒濫入祀或被科道糾叅或被旁人告發其請託之人與受託連名具呈之人照例治罪其出結具詳地方官一併議處如此則人心勵而祀典正矣又奏稱先賢嫡裔有祠宇之處向係衍聖公查明後裔給與印照爲奉祀生但事久弊生與凡有無祠堂是否賢裔但係同姓卽爲給照致有假造印照往各省貨賣祈勅下督撫學臣通行嚴查果係嫡裔地方有祠實宜存留者仍行存留造冊報部將原給印照銷燬

換給內部印照其應革除者盡行革除亦將原給印照銷燬其衍聖公給照之例永行禁止等語查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內禮部覆准江南學院李振裕禁止冒濫衣頂一疏內稱古聖賢嫡裔向有奉祀生仍留衣頂奉祀將名數報部等因在案今各省之奉祀生亦有衍聖公給與印照者亦有提學臣批行者相沿歲久各省督撫學臣及衍聖公並不將奉祀生名數報部其中或有假造印照冒濫充補等弊俱未可定應如所奏將東省現在先聖先賢祠宇之奉祀生令

衍聖公會同該撫學臣核實查明造具姓名履歷清冊咨報禮部將原給之照銷燬換給禮部印照其各省現在之奉祀生令督撫學臣通行嚴查果係先賢嫡裔地方實有祠宇宜存留奉祀者將本生姓名履歷造冊咨報禮部核明并將衍聖公原給印照送部銷燬換給禮部印照其非嫡裔地方又無祠宇冒濫給照者卽查明報部將原照追銷盡行革除嗣後先聖先賢祠宇遇有設立奉祀生關涉衍聖公者令衍聖公會同該撫學臣照例查核咨報禮部核明

給與部照准爲奉祀生其關涉各省督撫學臣者各省督撫學臣照例嚴行查核咨報禮部禮部核明給與印照方准爲奉祀生如不行報部私自批行並無部照冒濫奉祀生名色一經察出將冒濫之人從重究治其詳批行官員一併議處如此則奸猾之徒不敢肆縱而先賢祀典益加鄭重矣俟

命下之日通行直省督撫學臣併衍聖公一體遵行可也等因於雍正二年五月初八日題本月初十日奉

旨依議

江南揚州府爲敬陳管見等事奉 布政使司
憲牌內開雍正二年六七兩月連奉憲牌內開
禮部咨前事等因到院准此合就飭行仰司卽
將現在設立牌位之名宦鄉賢秉公詳查將姓
名事實造具清冊并印甘各結送 部查核去
留嗣後有呈請入祀者務須核實確據造冊報
部欽遵等因到司備行到府奉此合就抄粘通
飭爲此仰州官吏查照憲准部咨內事理卽便
移行儒學將現在設立牌位之名宦鄉賢秉公

泰州志

卷首

七十四

詳查原案姓名事實造具清冊并印甘各結由
州送府詳請各憲咨部查核去留嗣後如有呈
請入祀者務須核實確據造冊詳府以憑核詳
藩憲通詳 院憲咨 部例有定陽毋得遲
延須牌

上諭祀海神文

諭沿海居民人等朕思天地之間惟此五行之理人得之以生全物得之以長養而主宰五行者不外夫陰陽陰陽者卽鬼神之謂也孔子言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豈神道設教哉蓋以鬼神之事卽天地之理故不可以偶忽哉凡小而邱陵大而川岳莫不有神焉主之故當敬信而尊享况海爲四瀆之歸宿乎使以爲不足敬則堯舜之君何以柴望秩於山川文武之君何以懷柔百神及河喬嶽今愚民昧於此理往往信淫

泰州志

卷首

七十五

祀而不信明神傲慢褻瀆致干天譴夫善人多而不善人少則天降之福卽稍有不善者亦蒙其庇不善人多而善人少則天降之罰雖善者亦被其殃近者江南報上海崇明諸處海水泛濫浙江又報海寧海鹽平湖會稽等處海水衝決隄防致傷田禾朕痛切民隱憂心孔殷木患雖關乎數或亦由近海居民平日享安瀾之福絕不念神明庇護之力傲慢褻瀆者有之夫敬神固理所當然而趨福避禍之道卽在乎此能敬則謂之順天不敬則謂之褻天褻天之人顧

上諭州縣文

諭知州知縣朕惟國家首重吏治爾州牧縣令乃親
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貢賦獄訟爾實司之品
秩雖卑職任綦重州縣官賢則民先受其利州
縣官不肖則民先受其害膺茲任者當體朝廷
惠養元元之意以愛民爲先務周察部屋綏輯
鄉里治行果在其實循卓自有其名非內聚賄
而外干譽謂之名實兼收也全省吏治如作室
然督撫其梁棟也司道其垣墉也州縣其基址
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夫所以固邦本者

秦州志

卷首

七十七

在吏治而吏治之本在州縣苟州縣之品行不
端猶基不立則室不固庸有濟乎

皇考臨宇六十年灼知州縣之重特行引見咨詢明試
至詳至慎其有廉能之員每不次超擢以示鼓
勵今海內羣黎皆

皇考所懷保也朕膺

宗社重寄思纘

皇考之治功惟爾州縣諸臣共有父母斯民之責其爲
朕立之基址以固邦本焉誠能潔已奉公實心
盡職一州一縣之中興仁興讓教孝教忠物阜

民安刑清訟簡朕將升之朝宁用作股肱如或罔念民瘼恣意貪婪或朘削肥家或濫刑逞虐或借刻以爲清或恃才而多事或諂媚上司以貪位或任縱胥吏以擾民或徇私逞欲以上虧國帑王章具在豈爾貸歟更有任州縣時私肥已橐而謾云且俟顯要方立名節者其與私市清名晚而改操之人何以異哉至於錢糧關係尤重絲毫顆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累減一分則民沾一分之澤前有請暫加火耗抵補虧空帑項者

泰州志

卷首

七十八

皇考示諭在廷不允其請爾諸臣共聞之矣今州縣火耗任意加增視爲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後斷宜禁止或被上司察核或被科道糾叅必從重治罪央不寬貸夫欲清虧空之源莫如節儉正直節儉則用無不足正直則上官不可干以私若朘小民之生以飽上官之貪欲冒不測之罪以快一時之奢侈豈砥礪廉隅爲民父母之道乎爾州縣等官其格共乃職勿貽罪戾毋謂地遠官卑朕不及察其賢否也特諭

雍正元年正月初一日

上諭旌表孝子節婦文

上諭禮部致治之要首在風化移風易俗莫先於鼓勵良善使人人知彝倫天則之爲重忠孝廉節之宜敦古帝王勞來匡直所以納民於軌物者舍是無由也朝廷每遇

覃恩

詔欵內必有旌表孝義貞節之條實爲鉅典邇來直省大吏往往視爲具文并未廣咨遠訪祇將有力之家囑托賂遺者漫憑郡縣監司之申詳卽爲題請建坊而山村僻壤窮氓耕織之人或菽水養親天性篤孝或柏舟矢志之死

秦州志

卷首

七十九

靡他鄉鄰嗟嘆爲可欽而姓氏不傳於城邑幽光湮鬱潛德消沉者何可勝數爾部卽着傳諭督撫學政諸臣嗣後務期各屬搜羅虛公核詢確據本人鄉評實蹟題奏旌獎勿以匹夫匹婦而輕爲阻抑勿以富家巨族而濫爲表揚以副朕成俗化民實心彰善至意特諭

雍正元年二月十三日

上諭武職官員文

諭副將叅將遊擊等官朕惟國家兵制凡疆宇要地
既設提督總兵統率鎮守又設副將叅遊分列
營伍遞相鈐轄蓋從古治兵有大帥必有偏裨
所以宣揚威武協贊軍機收指臂之效奠磐石
之安也爾等所屬地形有險易兵數有多寡各
宜預定練兵之法親校騎射嚴試技勇簡拔驍
銳更換老羸務令一營士卒人材雄健武毅精
嫺又時教以行陣使之步伐進退井然有法日
演月習氣壯心齊自成有制之師而無難折衝

泰州志

卷首

八十

禦侮矣乃有不肖將弁不勤訓練按籍徒有虛
名責效毫無實濟營伍廢弛爲害最大究其弊
由於將弁之貪利而廢法一在冒虛糧而兵無
實數一在尅月糧而兵有怨心上虧天家之糧
餉下朘窮卒之脂膏身司戎務而不能廉正以
服衆雖日示訓練之法誰爲之踴躍用命乎爾
等遇有兵丁空缺卽選力勇技精者補足隊伍
至於馬步各糧按月領給不得尅減分毫古之
良將多以愛恤士卒克建膚功投醪挾纊之風
爾等宜知嚮慕焉官軍之協守一方所以捍衛

一方之百姓故曰設兵以衛民也防亂於未萌
緝奸於已發俾居民安家樂業共享昇平自然
受兵之利而不爲民之害倘或約束不嚴縱兵
肆虐誘賭放債恃強奪利甚至地方小警漫不
防禦緝捕以致奸宄滋蔓徒卸責於有司文武
失和秦越相視殊背國家設兵鎮守之意律法
具在罪有攸歸至於爾等簡用督撫中軍責任
匪輕尤宜潔已奉公恪遵法紀至都司守備千
總把總等員各有城守汛防之責亦宜努力稱
職自奮功名朕念爾等曾受

泰州志

卷首

八十一

皇考選擇之恩自應保守前勞力圖後效果能整飭戎
位允著干城之望朕自不惜寵以崇階倘若廢
墮武備侵漁糗芻甚且妄執武官不惜死之言
恣意逞威虐民生事爲害於地方王法森嚴決
難寬貸特諭

上諭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優待武臣恩眷之隆自昔希比諸武臣感激恩寵遇事則奮力効命甚屬可嘉但平日居官砥礪操守於地方兵民安靜撫恤之道不及夫爲將弁者雖貴材勇然使但有衝鋒破陣之才而不能潔已愛人撫綏士衆或至扣剋貪婪人罹其害則與擽命圖利之盜賊何異彼盜賊之肆行劫掠不恤身命何嘗不勇但因利人財物遂謂之爲賊而法必誅戮勇不足稱適爲可恥凡爾武官務須廉潔特躬奉法循令恤

泰州志

卷首

八十一

兵愛民綏輯地方遵國憲正所以重身家也設或婪財奕利橫生事端致干法網則地方旣滋擾害而法所不容國家又失一勇力可用之才豈不足惜是知心存報國最在平日之愛恤兵民安靜守分耳若至生事擾害之後雖或捐軀亦何所補從前縱有微勞亦不足以贖此日之罪愆矣爾將弁當各輕日前小利勉爲國家棟垂名竹帛以圖光前裕後之功業可也勉之戒之勿負朕諄諄告誡之意特諭

雍正三年五月初五日

上諭舉子文

禮部 爲

聖恩之軫等事奉

旨朕視天下萬民皆爲一體况讀書鄉薦之人異日俱可作朕股肱耳目是以朕心待之實爲一體聯屬之意愛養培護卽如自厚其身此皆出於中心之自然並非欲邀天下士子之感頌也今舉子等以會試叨荷

特恩合詞陳謝是尚不能深悉朕一體相關之意而存上下彼此之形迹矣朕待天下惟有一誠而

泰州志

卷首

八十二

崇儒重道之心尤爲篤切但所崇者皆眞儒所重者皆正道倘徒尚虛文邀取名譽致貽世道人心之害朕不忍爲爾等讀書之人實四民之所觀瞻風俗之所維繫果能誦法聖賢躬修實踐安心正直行已端方則通籍於朝必能爲國家宣猷樹績膺棟樑之選卽退處鄉閭亦必能教孝勸忠爲衆人坊表故士習旣端而人心尚有不正風俗尚有不淳者無是理也爾等旣感朕恩當仰體朕心恪遵朕訓爭自濯磨或出或處皆端人正士爲國家所倚賴如此方爲實心

報効不在感恩奏謝之儀文也特諭

雍正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泰州志

卷首

八十四

江南揚州府泰州知州臣褚世暄前任山東東

昌府范縣知縣於雍正四年八月巡撫陳世倌

題調博平縣本年十月初七日引

見奉

旨褚世暄着留京入於揀選知州班內俟旨揀用又
於十一月初九日引

見

御覽江南上元員缺

諭吏部褚世暄以知州銜放上元縣又

覽泰州員缺改放泰州奉

泰州志

卷首

八十五

旨臨赴任時進

見二十七日臨行恭請

聖訓召至養心殿

訓旨汝係朕特用關係朕用人之明如或做官不好
反不如部選何貴乎有此揀選有此特用總之
做官要體上恤下上司仰體他百姓愛惜他自
是好官做得官好還要大用用心做官去隨

賜

御筆三幅紫金錠二十個香珠壹串貂皮壹張謝

恩出

欽賜御製宸翰三軸

御製三月三日得雨

三春淑氣動萌芽膏雨知時四野皆東作共看
霑漑足西成咸慶歲時偕柔桑陌上青含秀穉
麥田間綠正佳佇覽霏霏飄灑意眷予兆庶少
紓懷

上諭

諭直省督撫等官朕惟撫養元元之道足用爲先朕
自臨御以來無刻不厪念民依重農務本業已
三令五申矣但我國家休養生息數十年來戶

泰州志

卷首

八十六

口日繁而土田止有此數非率天下農民竭力
耕耘兼收倍穫欲家室盈寧必不可得周官所
載巡稼之官不一而足又有保介田畷日在田
間皆爲課農設也今課農雖無專官然自督撫
以下孰不兼此任也其各督率有司悉心相勸
並不時咨訪疾苦有絲毫妨於農業者必爲除
去仍於每鄉中擇一二老農之勤勞作苦者優
其獎賞以示鼓勵如此則農民知勸而惰者可
化爲勤矣再舍傍田畔以及荒山不可耕種之
處度量土宜種植樹木桑柘可以飼蠶棗栗可

以佐食柏桐可以資用卽榛楛雜木亦足以供
炊爨其令有司督率指畫課令種植仍嚴禁非
時之斧斤牛羊之踐踏奸徒之盜竊亦爲民利
不小至於孳養牲畜如北方之羊南方之彘牧
養如法乳字以時於生計不無裨益總之小民
至愚經營衣食非不迫切而於目前自然之利
反多忽畧所賴親民之官委曲周詳多方勸導
庶使踴躍爭先人力無遺而地利始盡不惟民
生可厚風俗亦可還淳爾督撫等官各體朕惓
惓愛民之意實心奉行倘視爲具文苟且塗飾

泰州志

卷首

八十七

或反以擾民則尤其不可也特諭

御筆

雍正二年二月初九日

之寶

御製朋黨論

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爲人臣者義當
惟知有君惟知其君則其情固結不可解而能
與君同好惡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而上下交乃
有心懷二三不能與君同好惡以至於上下之
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則皆朋黨之習爲之害也
夫人君之好惡惟求其至公而已矣凡用舍進

退孰不以其爲賢而進之以其爲不賢而退之
惟或恐其所見之未盡當也故虛其心以博稽
衆論然必衆論盡歸於至正而人君從之方合
於大公若朋黨之徒挾偏私以惑主聽而人君
或悞用之則是以至公之心反成其爲至私之
事矣孟子論國君之進賢退不肖旣合左右諸
大夫國人之論而必加察焉以親見其賢否之
實洪範稽疑以謀及乃心者求卿士庶民之從
而皇極敷言必戒其好惡偏黨以歸於王道之
蕩平正直若是乎人君之不自用而必欲盡化

天下之偏私以成大同也人臣乃敢溺私心樹
朋黨各徇其好惡以爲是非至使人君懲偏聽
之生奸謂反不如獨見之公也朋黨之罪可勝
誅乎我

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年用人行政邁越千古帝王而
大小臣僚未能盡矢公忠往往要朋結黨
聖祖戒飭再三未能盡改朕卽位以來屢加申飭而此
風尚存彼不顧好惡之公而徇其私暱牢不可
破上用一人則相與議之曰是某所汲引者也
於是乎遠之若浼曰吾避嫌也不附執也爭懷

妬心交騰謗口以媒孽之必欲去之而後快上去一人則相與議之曰是某所中傷者也親暱者爲之惋惜疎遠者亦慰籍稱屈卽素有嫌隙者至此反致其殷勤欲借以釋憾而修好求人責其改過自新者無有也於是乎其人亦不復自知其過惡而愈以滋其怨上之心是朝廷之賞罰黜陟不足爲重輕而轉以黨人之咨嗟歎息爲榮以黨人之指摘詆訛爲辱亂天下之公是公非作好惡以陰撓人主予奪之柄朋黨之爲害一至是哉且使人主之好惡而果有未

公則何不面折廷諍而爲是陽奉陰違以遂其植黨營私之計也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當時君臣告語望其匡弼而以面從後言爲戒夫是故一堂之上都兪吁咈用能賡歌揚拜以成太和之運朕無日不延見羣臣造膝陳詞何事不可盡達顧乃默無獻替而狡獪叵測蓄私見以肆爲後言事君之義當如是乎古純臣之事君也必期致吾君於堯舜而人君亦當以堯舜自待其身豈惟當以堯舜待其身亦當以臯夔稷契待其臣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

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夫以吾君不能而謂之賊則爲君者以吾臣不能亦當謂之忍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苟不以唐虞君臣相期待而區區倣法僅在漢唐以下是烏能廓然盡去其私心而悉合乎大公至正之則哉宋歐陽修朋黨論創爲邪說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夫罔上行私安得爲道修之所謂道亦小入之道耳自有此論而小人之爲朋者皆得假同道之名以濟其同利之實朕以爲君子無朋惟小人則有之且如修之論將使終其黨者則

爲君子解散而不終於黨者反爲小人朋黨之風至於流極而不可挽實修階之厲也設修在今日而爲此論朕必誅之以正其惑世之罪大抵文人掉弄筆舌但求騁其才辨每至害理傷道而不恤惟六經語孟及宋五子傳注可奉爲典要論語謂君子不黨在易渙之六四日渙其群元吉朱子謂上承九五下無應與爲能散其朋黨之象太善而吉然則君子之必無朋黨而朋黨之貴必解散以求元吉聖人之垂訓亦旣明且切矣夫朋友亦五倫之一朋黨不可有而

朋友之道不可無然惟草茅伏處之時恒資其講習以相攸助今既登朝莅官則君臣爲公義而朋友爲私情人臣當以公滅私豈能稍顧私情而違公議且卽以君親之並重而出身事主則以其身致之於君而尚不能爲父母有况朋友乎况可藉口於朋以怙其黨乎朕自四十五年來一切情僞無不洞矚今臨御之後思移風易俗躋斯世於熙皞之盛故兼聽並觀周諏博採以詳悉世務且熟察風俗之變易與否而無知小人輒議朕爲煩苛瑣細有云人君不當親

泰州志

卷首

九十一

庶務者信若斯言則臯陶之陳謨何以云一日二日萬幾孔子之贊舜何以云好問好察此皆朋黨之錮習未去畏人君之英察而欲蒙蔽耳目以自便其好惡之私焉耳朕在藩邸時坦易光明不樹私恩小惠與滿漢臣工素無交與有欲往來門下者嚴加拒

聖祖鑒朕居心行事公正無私故令纘承大統今之好爲朋黨者不過異其攀援扶植緩急可恃而不知其無益也徒自逆天悖義以陷於誅絕之罪亦甚可憫矣朕願滿漢文武大小諸臣合爲一

心共竭忠悃與君同其好惡之公恪遵大易論
亦甚可憫矣朕願滿漢文武大小諸臣合爲一
語之明訓而盡去其朋比黨援之積習庶肅然
有以凜尊親之分歡然有以洽上下之情虞廷
賡歌颺拜明良喜起之休風豈不再見於今日
哉

御筆

雍正二年六月初一日

之寶

臣暄 三觀

天顏跪聆

秦州志

卷首

九十二

天諭

宸章煥爛

御賜珍奇伏念

臣暄

學問荒疎資質庸陋遭逢

曠典身受

殊榮悚懼恐惶罔知所措泣任之日晨夕叩誦

聖訓體上恤下之語思維尋繹

皇上揀選特用之恩職守所關稍或隕越覺

臣

心未

盡 臣 罪難逭焉爾

雍正六年七月

江南揚州府秦州知州加一級 臣 褚世暄叩首恭紀

皇清養老恩典

康熙四十二年奉

旨賞賚老人粟帛絹肉有差

康熙四十八年六月欽奉

恩賞老人凡軍民人等有年七十以上許免丁差八十并九十以上者各照數給與絹棉米肉至百歲者詳請具

題建坊

雍正元年四月欽奉

恩詔軍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雜泛差

泰州志

卷首

九十二

役八十以上者給與絹一疋棉一觔米一石肉十觔九十以上者倍之

雍正元年八月欽奉

恩詔婦女年七十以上者給與布一疋米五斗八十以上者給與絹一疋米一石九十以上者倍之百歲者

題明給與建坊銀兩

泰州老婦七十以上共四百七十四名八十以上共四百四十二名九十以上共五十三名

藉田

泰州知州臣 褚世暄遵

旨置買藉田肆畝玖分坐落東門迎春橋一都一畝
一甲地方東至林宅田埂爲界南至僧人慈波
田埂爲界西至河邊爲界北至僧人慈波田埂
爲界價銀叁拾叁兩貳錢兩契買得舉人林蕃
僧人慈波之業契領存案每歲收穫租穀貳拾
叁石伍斗貳升每年辦納鞭糧銀貳錢貳分捌
釐漕鳳米叁斗陸升伍合玖勺除納糧米外餘
穀爲祭祀粢盛并守壇農夫貳名日食

泰州志

卷首

九十五

先農壇

泰州知州臣 褚世暄遵

旨照依 部頒高濶式樣建造共用過工料銀伍拾
伍兩前置置買藉田并建造 先農壇俱臣 暄捐
俸辦備並未動支正項錢糧

鹽義倉

雍正五年三月 鹽漕察院遵

旨於近竈地方建造鹽義倉積貯備賑檄行知州褚
世暄踏勘基址 鹽院復行親勘坐落西門進
德坊 鹽運使司支庫銀伍百柒拾柒兩買得

民人景榮華等一十四姓草屋地基如式起造
共倉廩肆進捌拾伍間

泰州志

卷首

九十六

重修泰州志序

我

朝聖聖相承重熙累洽

治隆千古重農卹士

序

一

屢沛

絲綸

宸翰天章焜耀壁府敬

以登諸簡冊楷撫萬

祀猶恐美不勝書廼
泰州全志自勝國之
季修輯至今中間雖
經補修而條目未備

序
二

官茲土者曰仰

聖天子嘉惠元元至意

浹髓淪肌翔洽充溢

而

隆恩鉅典未載汗青非
所以颺頌隆平宣播

至德也况泰州瀕江負
海東吳杭稻斥澤魚

序
三

鹽財賦奧區也科甲
蟬聯勛猷鱗煥人文
名郡也士尚敦龐女
多貞烈風俗勝地也

其間丁糧徭役分合
靡常

聖朝憫念下民爲全蠲
爲半減爲三之一爲

序
四

格外之賑養老殷粟
帛之頒掄才廣彙征
之額均宜大書特書
而八十餘年文獻無

徵稽查莫據仕宦之
有政績士品之有文
行閨閣之有清操更
僕難數者亦半就湮

序
五

沒將欲輕徇採訪則
恐以一時之德怨爲
是非而獨斷不疑又
慮以一偏之臆見爲

毀譽職在司牧因其
難而不復過問既以
一官爲傳舍亦何暇
爲茲邦計久遠哉曩

序
六

萊蕪魏公鋟舊志之
版而新之更不增減
一字以云慎也師其
意則修之而存慎之

之心猶慎之而不輕
議修之之事是以鳩
工開局立意纂輯成
書以導揚我

序
七

朝邳隆之化紀載茲邦
人物之盛迨徵討之
下而抱殘守匱詳不
可聞本欲爲畫一之

書究難免罅漏之誚
董其事者屢以不敏
謝矣雖然前人畏難
而貽之後今日之難

序
八

前日之所致也今復
畏難而中止勢必使
今此之僅存者而亦
付之凋零廢墜是存

者且因不存者而盡
湮也於是再四思維
萬無聽其盡湮之理
今取其現存者萃而

序
九

梓之以附於魏刻之
後其放失鮮稽者留
以俟將來之增廓夫
博學鴻儒名山之藏

著述固自不乏以余
之舛陋爲乘韋之先
安知千載之傳書不
因余小子一日之苦

序
十

心成之耶至於忠孝
節義事協秉彝井里
之傳似宜未泯公論
出乎膠庠則以諮之

學博虛衷採納勿濫
勿苛每一人一事必
經倫堂會議而後定
是非褒貶憑於輿論

序十一

非余小子之所敢擅
閱是書者或鑒余苦
心而寬其遺漏之失
則幸矣否則謂與其

不備不如無修與其
閒存不若盡棄則余
之咎又將奚辭

皆

序十二

皇清雍正六年戊申九
月之吉知江南揚州

府泰州事褚世暄謹

序



泰州志

凡例

一率土臣民共遵道路我

朝重熙累洽厚澤深仁廣大難名魏煥共仰一州之志豈能縷詳但

天語宸章尤加意於親民之吏凡農桑衣食士習民風

誥諭諄嚴官吏士民州里鄉黨均宜周知熟誦敬紀篇首以輝萬年

一舊志止於明季

泰州志

凡例

一

本朝百餘年未經全修遺獻凋零舊章散軼官茲土者稽訪維艱遷延日久茲特就已存可稽者載入至其闕畧處仍俟採訪更續大約存其足據闕其難憑傳信將來不敢輕載

一舊志水旱例居卷末祠祭列居方外查志書舊例志水旱在志疆域後蓋人民之衆係於農時豐歉所關因乎風雨風雨時則百穀順成四民樂業矣故與疆域相附至境內山川壇壝之神實司一方民命享祀豐潔則人神感孚而四境乂安與仙釋不同茲特將祠祭

改載學校之後

一忠孝節義前賢事蹟日久就湮或子孫式微或遷徙他往殘碑斷碣莫可追尋萁草荒烟無從稽訪尤堪憫者孤孀無告苦節沒世生存莫爲彰著歷久孰爲表揚修志之時加意采訪但海陵百年無修志之事多疑築舍難成示諭重疊凡八閱月而至者寥寥今但就已至者載入餘俟後補

一鄉會題名各有科分而仕宦通顯不必盡出一途內或郎署外或守牧勲猷政蹟彪炳一

泰州志

凡例

二

時理宜備載昭示來許但無成籍可稽未免闕畧之憾仍俟續修增入非涉遺忘

一鹽政各官載鹽法志十場志詳矣茲但撮其大槩以泰州爲產鹽之地而鹽政之綱引課程則不屬於州也故不復縷悉

一秩官志自州牧而下職無崇卑姓氏鄉貫洩政久暫皆當詳載惜有歲遠無稽者咨詢吏胥亦皆茫然茲祇就士民共知者載之非有去取也

一州志續修於劉大叅萬春至康熙癸丑年郡

人宮檢討偉鏐纂人物志四卷條分縷析頗費苦心今於舊志下註明以上劉志劉志之後依宮志載入註明以上宮志其新增者附於宮志之後註明以上新增總之采訪則寧寬毋嚴秉筆則寧慎 濫云

一登史書爲天下之士載省乘爲一國之士紀州縣志則一鄉之士也進而通省而天下益大矣賢與才技高於鄉則州邑紀之未可以國與天下之士相衡若必以高天下足千古者爲準吹毛索瘢以求其全則聖賢無節取

泰州志

凡例

三

之人而晚蓋者終絕於君子之路矣似鄰於刻

一瑕瑜不相掩小善不容畧剗肝割股非聖賢守身之孝亦至情所迫難計萬全感神明格幽隱矣不可以紀乎鄉黨好行其德修圯平險拯難施櫓亦足以風或未技微長負異於衆均不忍棄也

一節婦合例卽當詳請

題旌其窮鄉苦節年例或未盡符而情堪憫惻者則志以紀之若必事事合例卽當人人

題旌非旌表建坊者皆不得入志其途甚隘頗非風
厲之意故是編於節烈一條不敢濫亦不敢
苛至蓋棺論定乃言臣節士行末路尤難若
節婦至七旬內外其論亦可定矣
一舊志每一條有外史氏論一段今各條皆有
新增慮其隔越爰移於本條之後其不增損
一字者以歷年已久無庸更易也
皇清雍正六年七月穀旦 上谷褚世暄識

泰州志

凡例

四

泰州志凡例 全

泰州志目錄

宸章

職方志

沿革

星野

疆域

水旱

形勝

附古蹟

風俗

物產

建置志

城池

公署

學校

壇壝

廟祠

兵戎

驛鋪

鄉都

街市

泰州志

目錄

一

坊表

橋渡

賦役志

戶口

課程

力役

馬政

鹽筴

河渠

官師志

職名

撫鎮

海道

牧政

師表

選舉志

辟薦

進士

舉人

貢生

封蔭

例監

武胄

人物志

理學

名賢

武勳

隱行

孝子

高行

尚義

貞節

期壽

著述

僑寓

以上各款宮志新增名

目稍殊其義則一

方外志

寺觀

仙釋

塚墓

藝文志

泰州志

目錄

二

疏揭

申呈

序記

文

碑

賦

詩

詞

墓誌

本州志目錄畢

修志備考書目

七政經緯躔度時憲曆

揚州府志

泰州舊志

嘉靖元年全英修

泰州增志

萬曆丙辰年修

泰州新志

天啟癸亥年劉萬春修

泰州重修新志

崇正癸酉年劉萬春修

泰州新志

康熙癸丑年宮偉鏐修

泰州十鹽場志

本朝歷科會試錄

泰州志

書目

一

歷科南北闈鄉試錄

本學造報歷年優行冊

本朝舊賦役全書

新賦役全書

本朝舊憲綱冊

新憲綱冊

州署前各碑記

學宮各碑記

本州發查六房新舊冊卷

本州牒送 儒學查覆文移

本州三巡司申文

本州十場司申文

本州陰陽學申文

本州僧正司申文

本州道正司申文

二十一坊鄉保結狀

前明通紀

儲文懿公集

林東城公集

沈司馬公集

秦州志

書目

二

凌海樓公集

庭問州世說

春雨草堂集

各姓家乘

輿圖備攷

各省名宦錄

修志備攷書目

全

重刊泰州志序

今郡邑有志蓋卽周官小史之遺也所載沿革形勝封域官師賦役選舉學校兵戎皆關於國政民生之大豈可任其闕畧俾輶軒之使罔所徵信哉然紀載之任嚴核爲難倘泛濫猥雜或棄取不當雖連弓累帙反不如無矣海陵爲江左大州其地襟江負海魚鹽之利甲於天下實東南沃壤奧區也代遠者弗論自宋以來名宦則有范文正眞儒則有胡安定卽二公以例其餘已足以炫耀奕禩雄視他邦矣州舊有志乃

泰州志

序

一

明末重修歲久刻板朽蠹字跡磨滅不可辨識余承乏茲土見而病之妄擬卽爲刊定顧以簿書鞅掌又慙才筆弇鄙聞見淺狹未敢輕議增修然而每遇憲節臨莅吏倉皇呈送故紙幾同秦碑無字曾是文獻名邦而可蕪陋若此哉爰諏訪舊家假得向時印本冀將重付剞劂而魯魚亥豕之訛亦正不少偶乘吏散餘閒篝燈校勘於前人所纂不敢加損一字庶存本來面目勿致貽譏妄作至於

興朝定鼎以後富教兼施涵濡浹洽聲名文物什伯

從前固宜大書特書以紀化成之盛而余小子
自揣俗學豈堪遽肩重任將來自有鴻才卓識
如班馬其人者出司筆削昭垂無極余不敏謹
斂手俟之矣康熙己亥長至知泰州事萊蕪魏
錫祚謹序

舊序

余素性迂踈不諧時好惟掃軌杜門可無大過願如斯矣春初携諸子海陵應科試晤忠孕大叅劉公索讀其修海陵新誌甫展卷一讀一擊節贈公讀新誌一章穆如清風謂予長於詩乎詩生於情也咏歌之不足又爲序揄揚之序曰誌之作也非夫抱經世問學濟世宏才而輔以公世深心疇能拈筆伸紙措半語乎哉海陵方百八十里幅員甲於揚郡其陵谷變遷風土嫩慝人物盛衰不得執今議古亦不得泥古妨今所貴詳探博討集成完業耳大叅公漁畋苞房

泰州志

舊序

三

誌體備矣彼辭艷而事弗覈事覈矣而語弗馴語馴矣而非燕許大手筆不須子羽運斤乎大叅覃思竭慮徵材咨訪洗滌蕪穢璀璨維新凡舊所不當書而書者則削曰無等於稗官之雜也所宜書而未書者則增曰無祇爲遺珠之匱也微以顯之幽以闡之德怨罪知總無所避有味乎列傳哉數事而稱不外溢美一字他或寓言焉或正言焉文辭瑰麗而其凡例凜乎霜鉞有餘畏矣及再讀輯陳太僕水田諸篇編次竈糧攷想見大叅桑梓之誼更爲篤摯蓋海陵與敝邑接壤敝邑四面受水宛如釜形一遇水炎敝

寡君代小民呼籲直達宸聽海陵三而受水獨厪公一人已溺何也誌云海陵南傍漕河僅衣帶三十里本境豪胥據三十里掩百五十里莫以告而耳食者亦惟知泰州三十里甌窶不知百五十里盡汚邪耶宜大叅公同室纓冠鰓鰓楮穎間矣民竈分徵地方急務夫何確有成案弁髦視之大叅切責乎舞文而余重惜乎昏志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胡不聞歟奉文免徵金錢纖微秒忽皆聖明浩蕩洪恩大叅特爲標揭以昭臣子對揚休命尤嚴加旁註奉文免徵遵行在卷該房永不許朦朧派徵噫此大叅公婉辭也得

秦州志

舊序

四

無有徵者乎故鄭重申飭以杜後來乎誌有前後二種拊撫數易寒暑脫稿再費抽研合之爲 皆大叅獨力是惟其直筆足以使才高才足以副學秩秩乎彬彬乎治法具在籍記云乎哉嗟乎誌近於史史尊乎信如其可信則必可傳茲誌也豈惟在泰以俟他郡國有餘裁也以俟一代有餘采也大叅公千秋之業其在斯乎其在斯乎皆崇禎癸酉清和月朔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前太僕寺卿奉 督理京邊馬政大理寺右少卿太常寺少卿吏刑 科都給事中侍經筵昭易魏應嘉書

泰州新志嶺東周侯實肇厥始草創畧具不果竣役
司馬大夫忠孕劉公屬奉使還周旋子舍諸生以公
畱心桑梓匪一朝夕胸藏石畫雅抱史才願得衷而
裁焉用底厥績庶幾一郡完書永垂不朽公乃殫心
綜覈提要挈綱糾訛訂舛曲鬯旁通以眎周侯所修
饒可徵信寧厘厘筆之削之而已不佞時以攝篆吳
陵忻覩成事諸生徐子文炳等爰用序請不佞否否
偶承人乏來守筦籥惟是出納啓閉是謹簿書簡稽
是程安所竊史乘而表章之况郭公有序周侯有序
劉公抑自有序不啻詳且美矣不佞何能爲役諸生

泰州志

舊序

五

固請周侯之序在守言守郭公監司所謂有事茲土
者也惡在執事攝篆容默默爲不佞曰諾史以傳信
載信而行志乘昉古外史奈何無信泰志殘缺幾可
百年甲辰曾一補葺而多不允韋侯頗有修訂之想
而力不終則其信難言之矣海內郡邑爲志乘者不
少徒以紀幅幘辨土產載齊諧矜富勝組績織藻備
都人士耳目外之觀耳民生利病國計盈虛未克條
摺按如指掌廢仁人志士幽隱弗揚滅廉吏貞臣行
業不錄則生於斯守於斯者與有責焉矣迺觀周侯
之所草創劉公之所衷裁所爲志職方志建置志賦

役志官師志選舉志人物志方外志藝文大畧纂志
所同卽周侯爲仍舊貫而其中未詳且核者不無待
於重修間讀劉公重修凡例而見一種深心無涯德
意盎於編摩纂輯外水鄉沉沒可憫也則列陳太僕
之繪圖願拯陷溺兌糧之偏累可商也則列四州縣
之額數願普均平竈糧之代征包賠可釐而革也則
披故牘採近聞列爲控籲之科條願急請命他如故
撫臺之戢閹傳道尊之秉憲劉州守之愛民不可忘
也則爲之立傳以永思林文選之清貞凌中丞之忠
讜儲僉憲之著述陳罔貳之剛方不可佚也則爲之

秦州志

舊序

六

標舉以垂範諸凡此類未可悉數總之網羅故實揚
擢名賢培邦本蘇民困闡士節輓頹風舊所不當書
而書者則削之不任怨舊所宜書而不書者則增之
不任德蕪穢盡芟璀璨熠煜公道不磨直筆爲憲成
言乎信史與哉而周侯一番草創得公之修訂於是
爲完書後之守茲土者一展卷而三復爲尋利病之
根原洞登耗之情狀究遷革之事宜圖補捄之實益
則公所爲畱意桑梓而續周侯之緒俾其無遺憾者
功等而倍之矣不佞沉埋案牘雅愧不文第忝代庖
幸際成事未敢固辭稍爲糠粃之導以謝諸生以昭

信史若其彪炳光華用爲志重則有諸君子之序在天啓甲子九月望日署泰州事揚州府清軍同知東粵惠來翁延壽題

昔周官小史志邦國外史志四方而又有土訓誦訓之屬郡乘邑志所從來矣弇州氏亦云一代缺而一代之跡泯如也一郡邑缺而郡邑之跡泯如也海陵古志斷簡僅存嗣是則有甲辰癸亥二志前志操觚者頗簡陋從事第失之固耳後志或謂其錯襍不馴出入失當且如楚人之談穀澠越人之譚卽笮百不得一焉是奚足傳信乎哉竊謂郡縣有乘倣國之有

泰州志

舊序

七

史史經館閣宏裁備一朝大政志則文獻之枯苑閭閻之瘠阜錢穀之登歉河渠之遷革累禩之民風土俗自爲一古今設猥以吮毫伸紙汗青副墨之業而委之孤雲逸客野鶴山癯雅非身履目擊之人復恣乞米受金之熊聽其自抒胸臆任情顛倒傳信之謂何史之大綱先在不虛媿泰爲王心齋先生倡明理學之鄉後來邨中學究方伎襍流動相慕倣聚講升堂吠影吠聲遂一概目爲理學如舊志所載崔殷梅月數輩不知其爲何許人皆冒叔敖之衣冠或竊孔杯之俎豆猶憶鄉前輩劉念陽先生造余謂過情失

實無甚于此此斷當折以大義亟爲駁正者余踴之
又如循良傳所漏遺者傳後川兵憲之經濟傳在名
臣劉彬菴州守之仁廉得于覩記今特表而出之借
光簡編以補闕畧亦一快事也菝文志寥寥數篇幾
如嚼蠟至如李本寧太史修學記雄長詞壇林子仁
先生誌銘屬唐荆川鉅筆吉祥殿碑記爲宋學士陸
游名篇華公湘正曆元一疏遂爲後世言曆之祖此
等龍象人物蝌蚪菝文應不易落于人間今搜得與
之流通又一快事也甚如吾泰土瘠而民貧去州治
數百武而北率沮洳大壑其邨落蕭條其手足胼胝

秦州志

舊序

八

其面目黧黑經年水火畊耨強半委之陽侯不則流
金百里原田滄海轉盼已非惡在如枚叔所云東山
之府海陵之倉先是陳僕少有敬止集著爲圖說談
利病如剝膚此而不載其何以使官茲土者畱意於
河渠恫然思維遷革之故乎又如民間爲竈里包賠
錢糧最一秕政昔之賢明監司仁廉州守汲汲以民
竈分徵請命當路僅能得之而後之不肖有司輒居
竈糧數千之羨金爲奇貨猾胥利于包賠用此爲餌
仍請合徵而良法遂罷今志攷具在不可不三復于
斯也泰雖不腆澤國是昔韓范二公相繼過化茲土

各有惠政高山景行豈繫異人後來者當不竊竊然
望二公溟滓拜其北面矣如臯爲屬邑仍分系各類
之後寧核毋濫焉爾他如綸音壽序與帳飲祖道之
篇它志或有存者然於郡乘猶馬牛其風悉置不錄
借曰史在不虛媿不隱惡夫虛媿所不敢出也乃居
邦有不非之義吾寧存厚道云皆崇禎癸酉仲春哉
生明郡外史劉萬春謹書

秦州志

舊序

九

重輯泰州志秩官姓氏

監輯

泰州知州褚世暄筆峯 上谷

分輯

同 知陳九昌建章 襄平

州 判魏徐寬滋厚 鹿洞

吏 目蔣廷相元均 山陰

閱定

學 正徐大中南村 雲間

訓 導曹 濬方山 金庭

泰州志

姓氏

泰州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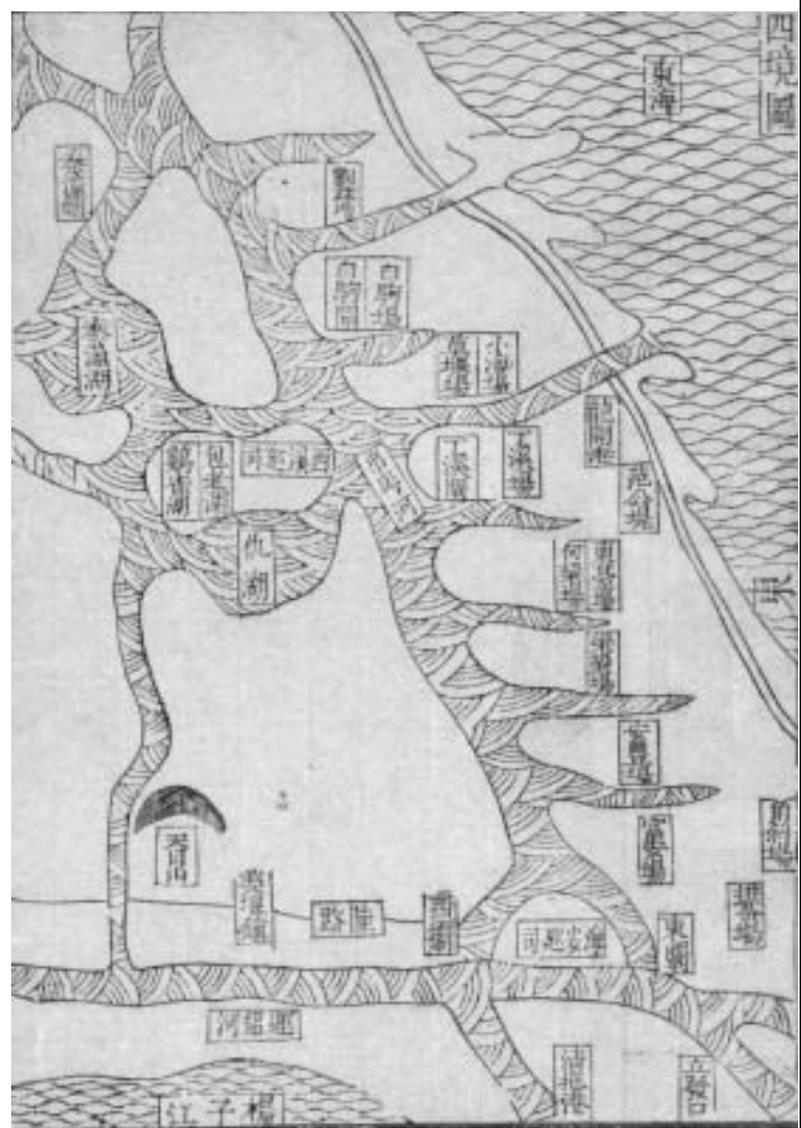
一 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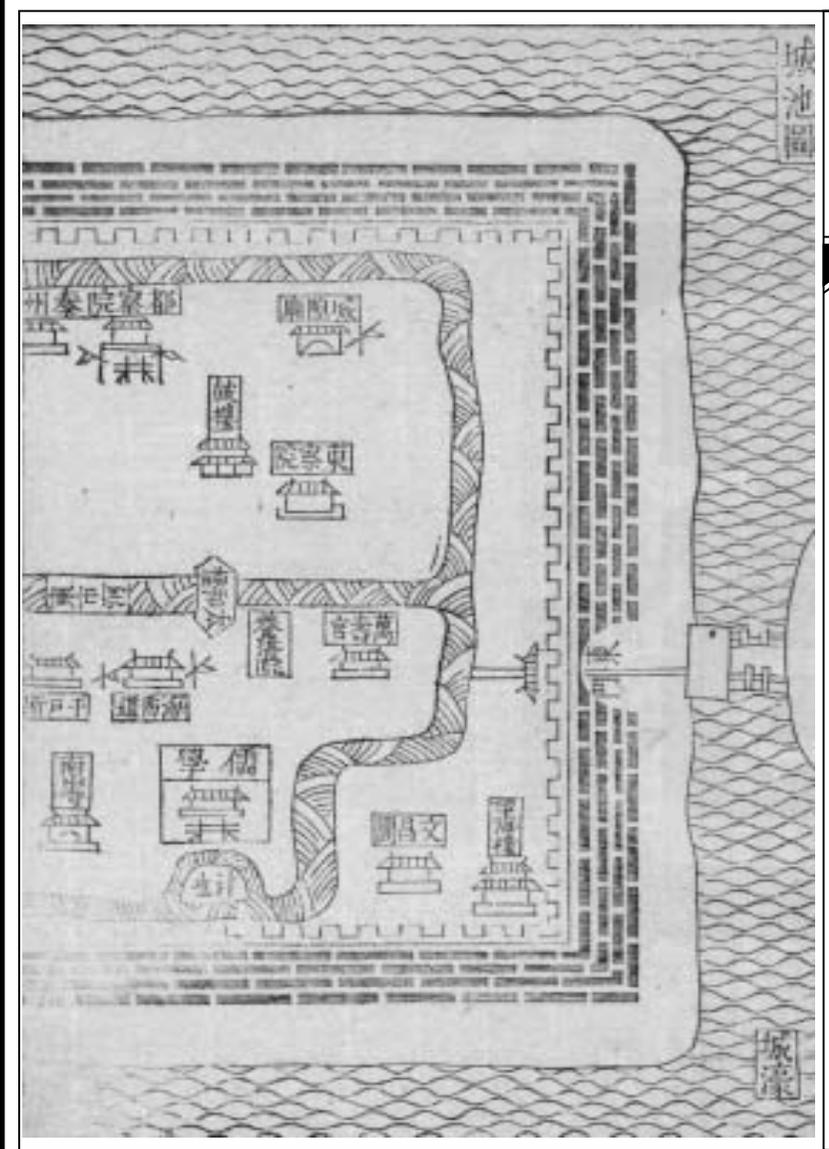
一 四境圖

一 城池圖

泰州志

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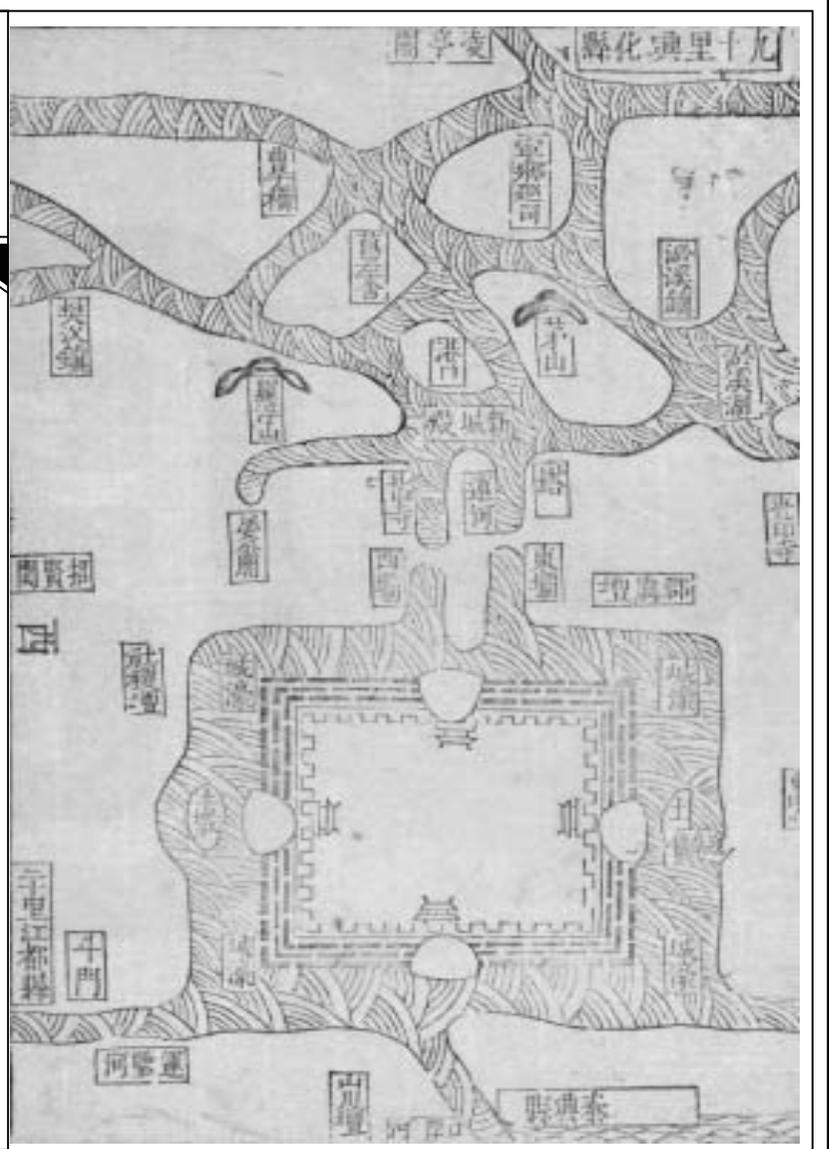




太原府志

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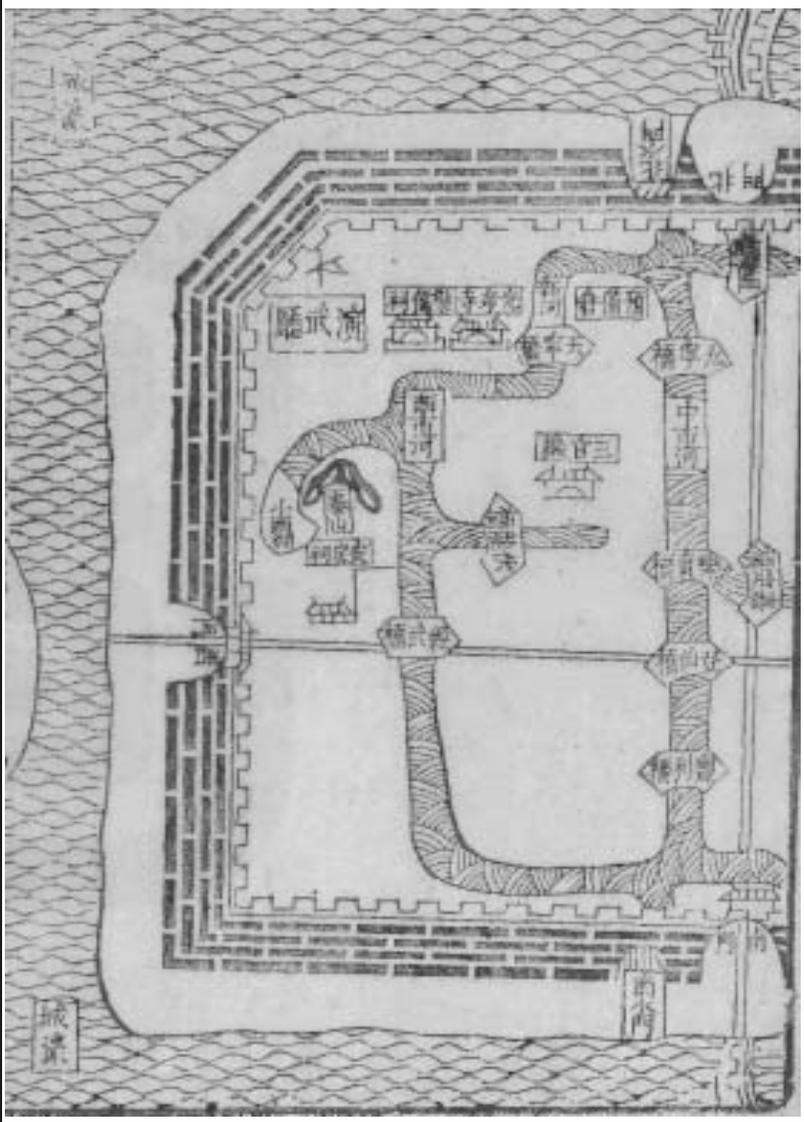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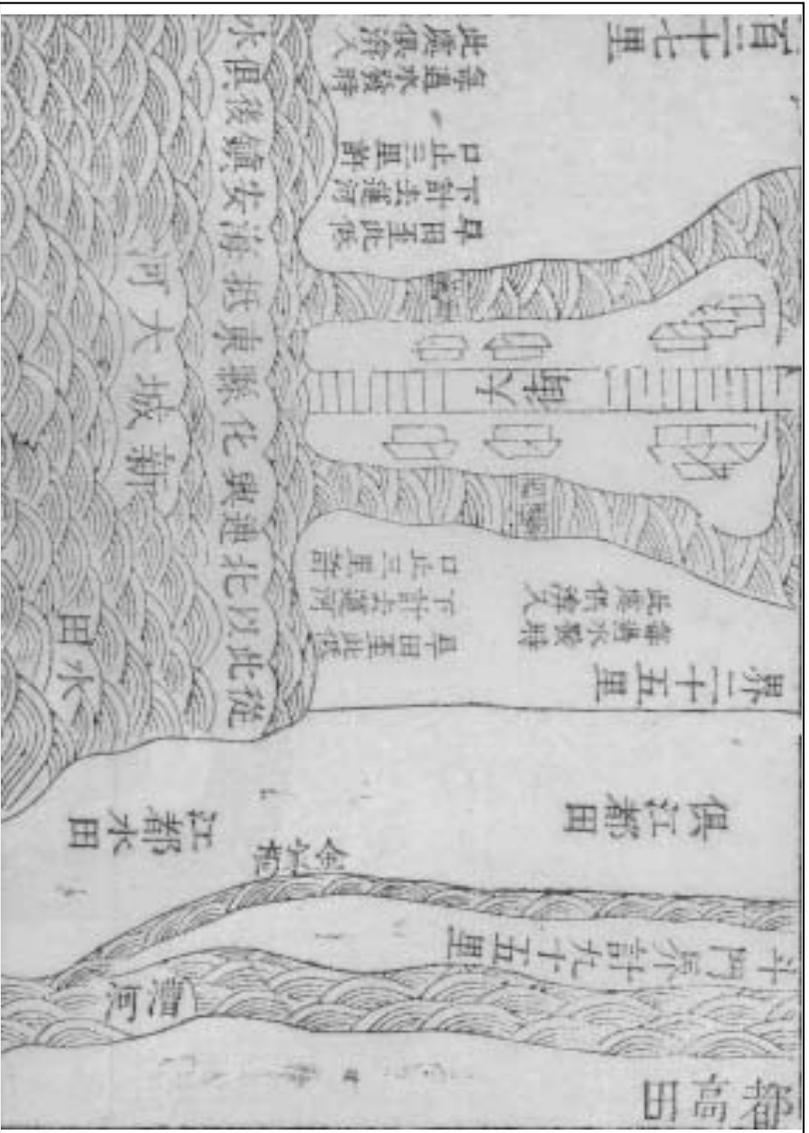


泰州志

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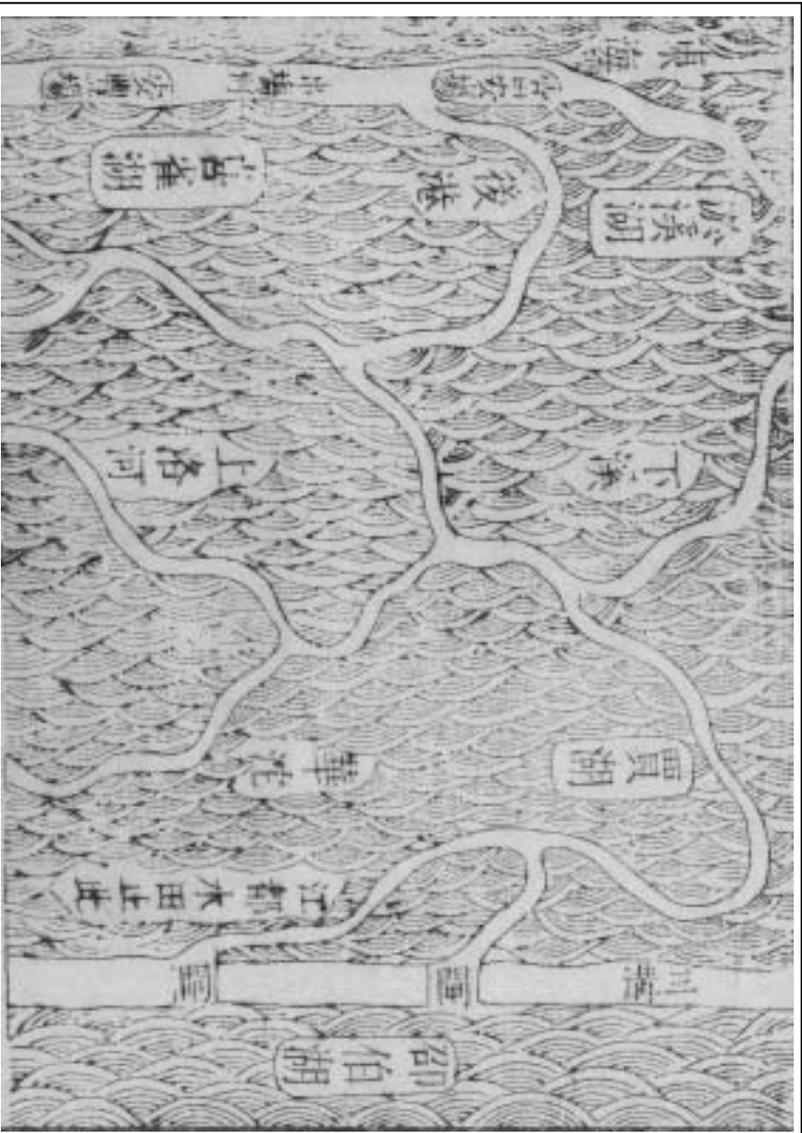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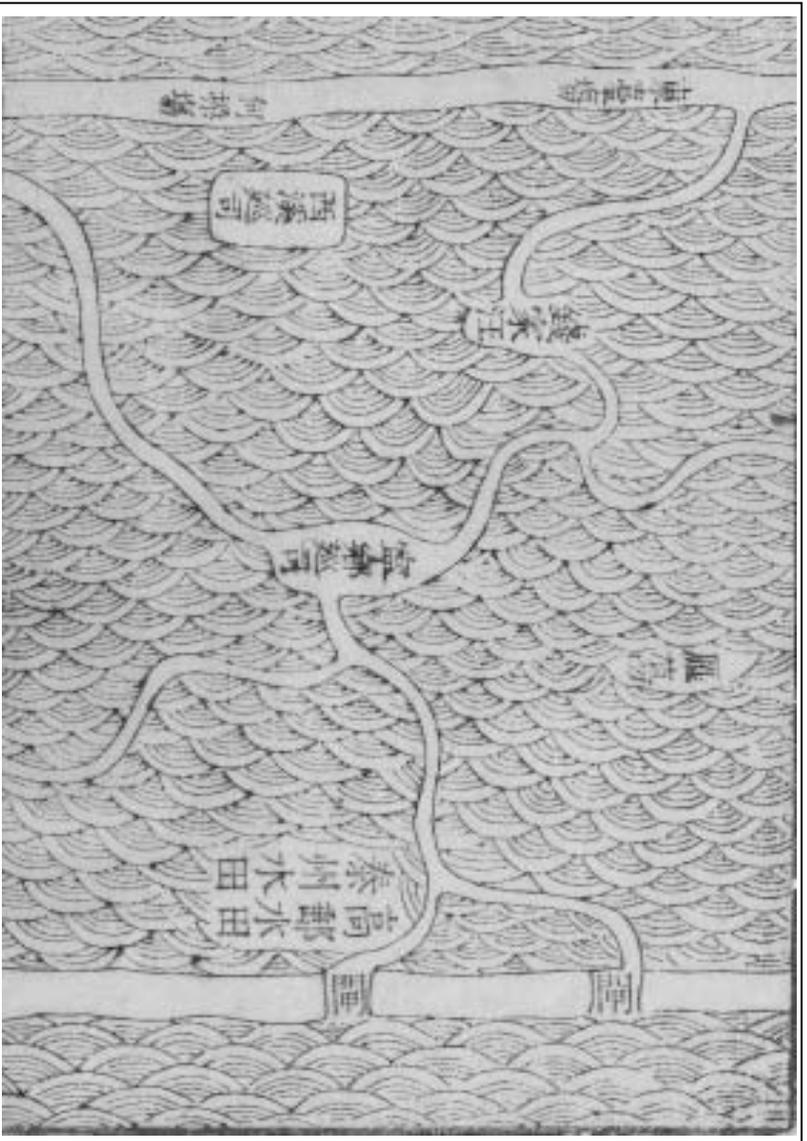
泰州志





泰州志





泰州志





泰州志



